

江陰縣志卷第七

江陰縣知縣蘭谿黃傳修



風俗

士風

上士

畏義篤道貞白淳固富貴不能蕩其心生死不可易其介如杜君山

之夫婦銜餓而共斃俞空谷之父子抱才而長終是也他如王相溪之卷懷亦空谷之志宋仁輔之清苦亦君山

徒之
中士 瓌辭傑作可與珠玉爭光靖節閑情可與雲山
比興如呂詔君繆苔石之吟老林泉蔣閑學孫

司業之手扶雲漢是也葛文定所謂得江山之助故其
人秀而多文有淮楚之風故其人愿而循理正謂此耳
下士 不欲矯世以沽名
且爾從衆而同俗

農風

上農 其最盛者質累鉅萬田多者至千
萬畝少者亦一二萬畝者收銀

者甚至三五錢分授貧民耕稼而收其入物土之
宜而為之差謂之租則重者畝米一石巧
立偽戶分殺其盛以避徭右法田多則僅盡故稱謂之鐵
脚詭寄 取人家子養之謂之義男而凡支持門戶出入

應對皆命之 鄉人有稍秀慧而知書者召之主典出

而厚其傭直謂之管櫃先生亦謂之管櫃稚駮之童承先世

基緒而物情世故膺無識知則公私巨細事宜與凡經費

貿易接待區畫之政惟二豎所使田地墾葺了無指費肥

徑自買賣吹為已業概不聞知以甚則為所制束縛欲困

尺帛斗粟不關其命今則不可得如衰世廢主之強臣然

謂之傀儡 選取稚媚童兒十五為曹教之倡樂歌舞傳

粉黛被紉錦以供燕娛謂之子弟 其燕設甚侈至有一

案而四五十看者然不常有會席多用鴉果餅銀無應五

雜其上下糖菓則饒糖為入歌之狀高或一二尺謂之
仙或如球謂之糖毬或如屏謂之糖屏如浮屠謂之糖
起或如空大饒饒而以銅香案燈檠之謂之甘露鴉
借羊魚向數昂而加以麵食一盤謂之河西飯糝羊全
置席間為五彩飛馬線毬每器簪一枝仍製如叢樹持泥
為狀列置盤中謂之花人所簪花凡品物一行五器謂
盛者或用金銀抽絲為之雙頭重臺

之五色七器爲七色九器爲九色或倍七色謂之十四色而十四色極焉燕闌則以生羊一綵段一或二大饅頭四五獻酬而薦之謂之送飯而燕事終矣人無賢愚貴賤老少必爲之號謂之道號死必爲文狀行頌德而鑄之石

模榻墨本遍送親故又必爲挽詩并行收墓志祭文神行之裝整成帙相贈遺成平生有所述亦輒謂之顯親其居喪飲酒食肉如平時臨葬前數

日裂帛分送親故邀之送葬云先次農自事自業不仰給於人亦無以

爲僧爲道士其貧而姦者或賣田於人則以官田爲民

田而厚取其直官田稅重價輕民田稅輕價重故買者願得民田不願得官田賣者願得民田不願

得官既過割則訟而還其官稅云富強債壯田地逼令

詭過其稅糧於本戶代爲辦納約償完之日歸其稅糧後

互訟毒流數世而不下農無寸土一掬之業全仰給於

之佃戶或有人買賣田地及以田地與人佃種則爲之

保任爲之交互謂之團頭江心派沙人往田之而崩墻

不崩段落難辨則爲之掌領而識別之謂之段頭其佃

人之田視同己業或築爲場圃或構以屋廬或作之墳墓

其上皆自專之業主不得而問焉老則以分之子貧則以

賣於人而謂之權得其財謂之上岸錢或反多於本業初

價如二銀價銀二兩上岸銀或三四兩買田 其茲者種

田而負其租業主取以與他人則據而爭或訟于官或將

老病汚妻女以誣之謂之癩皮 其愚者或為姦民虛立

稅糧於戶下謂之米布袋後迷其所從來無所歸還則子

孫世為之代償不勝其毒隘而死謂之枉死鬼 傭於人

謂之猴子代人出官供役謂之野猫頭監追錢糧而死謂

之替死鬼 要之大

半為巫為僧為道士

工風

金

善為銅器 亦佳鐵殊草亞 亦不佳 鑰鑰銷銀者善

盜銀 亦不佳 鑰鑰銷銀者善

木工

伎景下 其非空

構架不用長材而實而零星湊合之既樹立先以散木支

挂包砌牆壁完固然後敢升屋蓋瓦不則做風撼到矣

全賴牆壁殊不空欄柱 故屋最易塌而修 土工 築墻

東柱大不如椽 故屋最易塌而修 土工 築墻

其對植兩木于地夾板而作之 故下并不敢累墜則側

宜其磚而中包土坯以為穰微蹣滲水則土漬而磚解

覆瓦則先以濕土為蓐而置瓦其上 雲以每滲 石

漏則莫究水所從入而坐視其朽腐 而必盡 石

工善造橋壯固 無錫為盛本縣僅有之所為磚方

者可數百年 陶工 尺而厚寸一分者為方磚 每千價

廳堂平 長八寸六分廣四寸四分而厚一寸者為合方磚

地用之長八寸六分廣四寸四分而厚一寸者為合方磚

用之即土人所創立者 長八寸廣二寸五分而厚一寸

三分者為線磚每千價銀六錢亦色如青藍用之以間雜
 用長七寸七分廣三寸七分而厚一寸者為料磚每千價銀五錢
 五分亦包砌墻壁則立用之
 省仄磚每千價銀四錢
 分者為望板磚每千價銀四錢
 寸四分廣六寸八分每千價銀五錢中者每千價銀三錢
 五分每者絕輕薄用者每千價銀二錢八寸廣一尺六寸
 謂之翻水瓦屋堂舍用慶
 別姑蘇出

畫

絕色色有之然不甚奇
 大夫士間亦能焉

商風

富商

土人多重農而務本遂末者稀每
 春正二月秋八九月時有數百人

往衡州長沙南陽川巴等處收
 買綿花豆糜麻餅等物而已

貧商

杭蘇

近郡實遷糧物遂什一之利給度歲月而已又或為保
 互東西南北之人主於其家居停物貨而為之交易平章
 市價而低昂之謂之經紀又謂之行
 屠沽負販打生養鴨刺龜調狙馴蛇戲禽之屬未易悉數
物輸為家傳送和連謂之貨
居船居而業魚謂之漁戶
保致鳥謂之打生船諸蓄鴨
謂之養鴨皆無家之窮民也

婦女風

巨室

珍重靜閑深居簡出市巷
 間無一人露面行者

中人家

亦不妄出專務績織夜以繼日不少休江
所以多留人務本故也男尊女卑紅所出
惟布帛與菽粟皆生民之大用不可一日無

然鄰郡則婦人為市大家雖乘有
 與亦必委推上顯示首西所隔
 季千之流風道化與鳴呼然太治

者故厚積而不患不售非若求王齒角犀貝○歲二三月
齊業之屬積於無用而或友為禍也故多富
或一出遊遊則巨室以舟載鼓吹而遊於水中人以徒載
壺盞而遊於山如此
細民則不免躬稼及灌之勞塗塗
而已富貧得不出遊
此亦不幸矣
非其類也

遊民風

謀充糧長

無家之民妄收他
人田山稅糧填滿

以爲質刺番成而人又擊覺之則又結實不虛結則預駕收額完足領券
賄賂必如前法比成而所費已不貲矣官司考籍見其業
之富有也而與之謂之謀充糧長
既得之則變食蛆菜

於其中百需萬務於是取給焉命之轉輸上供則揀空

以往詭都下之富人舉債卒事而還謂之布橋其詭富

者姓而爲之辭曰某立陰巨室也怪運至此途途盜賊或

風水之傷小有損顛有假馬富人信而與之嘆事而歸

旋取明年之稅償富人而於是預儲蓄器器物及磔瘠

碎粟前前墳壙而爲之於是預儲蓄器器物及磔瘠

田土以待事變仙其精美寄匪密戚一旦敗塗地則長夫

大狀紛至沓來連引逮捕累千百人上官怒之令盡疏其

所有草雜而赤之使千百人瓜分馬直一償百以代足其

負謂之變產上官方以爲快而不知已墮其計中於是

謀充解戶轉輸物料法以富戶充役無家之民妄收

稅糧填滿戶籍亦如上法官司考籍而與

之亦如之謂之謀充解戶其謀充典庫亦同上法然

必假權貴屬

之不屬則未必得之詳見
倉庫變在亦同但不詳

謀充書手

書手之類不一
有田糧書手

區總縣又一人謂之散書鄉又一人謂之鄉總區又一人謂之

分派田則高下定傷等第悉入掌握備官愚民仰成而已

故其為禍也入人之賂而沉沒其稅糧分界眾戶代為辦

輸謂之洒派如某甲該納稅銀一十石則為之分派於四

謂之圖欠 洒派既衆沉沒既多則有虛田無所歸宿則

貨以與人收割其稅糧以當之而省其辦輸謂之賣米科

權貴之藉以避徭謂之影射中賦前 遇有旱燥蝗蝻之

謂之把持 有軍匠書手攬取軍匠根源底籍而私匿之

歲造審冊以應官私之求具清理軍匠之法今每區凡老各

限期則為之沉伏前文重另發解謂之暗中倒批 有行

孩昔手官吏視草而命之清勝謂之寫發書惟此一類不

包當里長

市居之民凡過里長徃役輒取其備直
而代之一人者代二三官司有所督責

用錢十數文暫借行道間人或乞食丐者被之衣冠直
前而受杖詰問所稽遠則卷歲費數百錢而役事畢公事

積墮如山矣摘其主名則卷

負衣被而逸無家故也其所

包當皂隸

徒則取其備

直而代之謂之包當皂隸首者里長歲遣以備雜差者也

以仔包當快手快手上堂捕盜賊也當捕兵捕卒主防守

文書包當弓兵弓皂隸之為役也預受富強私恩為之窺

伺官司動息而急報之謂之走漏消息察裨官司辭色

知其意向所在而抵一或投間以取財如某甲有罪官司欲

視我請之乃假他事白焉而作跪起進退之狀勾引官司

頻笑拒納之形以暹示之如改句其笑納之形則時其

引其類拒之狀則知其京而

請進晏知其機而請進裝

則以為謂之膏廳角

其賄而約為通說徐俟勝負而受還之勝者以為已功

為無功謂之撞太歲餘諸情態變幻不窮莫能悉狀

籍記官民雜事記民事則卷八曹關察以法律科條

組織成辭授其黨訟官民以取財謂之春詐或非其

古朴衣冠齋詣上司陳獻謂之言民情詐亦多術或指人

人稱出解之教令行賄求脫或甲與丙同謀訟乙乃改訟

丙為乙黨今丙陽助而陰濟之或甲與丙同謀訟乙乃改訟

動聞甲則使人稱為乙所遣而丙行賄乙竊則故為丙

是形迹以乘隙之貪則時又賂人民下賄門作偽其

其手覆以玄膏作為有痲疾而一人報口某甲去急案答

卒令書曰物已受了事已了遂持凡有所為則其果能
去訟任尹謂任受財而待卒交什也
量能撥事貴成黨眾開幾人謀幾人給餉幾人行
解各竭其才不遺餘力必勝而後已其經用亦就本事取
之凡舉一事務多連引富人名檢之士彼皆愛惜承
不肯輕就經細常令家乘代行則必富官逼迫以為必
得若人面証而後的實財之乃免
每事連及四五十人沛然有餘矣故雖勞而不困折搶客
不費永有利而長無害屢興大獄而不困折搶客
等處居民候遠方商船將至則美衣冠盛容貌遠而逆諸
境恭禮甘辭引至其家或覺之有弊色則私賂舟夫力
示深屋居停盛筵接奉歌舞方酣而貨物已罄空矣蓋此
分之船客云市賤益利眾爭取之矣客大驚度無可如何
則云我物本來貴甚必若干而後售答云然客又云我求
初裝若干於是父幽牢繫或二年哀告乞歸而後歸之衣求
乃令親等總見收領券據却以麻布滿鞋謂之搶客又
草段等類直一估十而後之姑錄之去

月城橋居民家有舫航開曠不售則深夜運土塞河客過
而膠舟乃倩以分載因而攫奪貨物亂遞支港而去亦謂
之搶客 又夏港居民詭押竹標誘誤客船冒少湊淺俟
且之利而亂攫之亦如月城 桃花港居民遇有客船帶
閣則嘯其黨剽掠之并其船剖分之如夏港而尤甚方是
之道江陰者既冒青陽月城之厄復罹蔡涇夏港之凶故
為之語曰青陽月城月城月城月城月城月城月城月城
境如度電門之關馬鳴呼為人
救者坐視此而不知所以謂之
為乃始始首聞而謂於人曰我
為仁我為仁豈復有人心乎
鑽管 蔡涇等處居民頭
着細好綱中先自
瓜破之帽蒙其上預駕穉貴家追徵雜帳納袖中遇有遠
方客舟纜而來則迎而俯過纜下觸纜而呈墜其帽捫首
大呼曰客倒我破吾綱因而亡吾囊中金執纜者歐之其
黨趨出為解諭客曰此某貴人家用事者也出袖帳示之

客大駭飽其慾乃去謂之鑽

鑽竹鑽謂之鑽方音偷出

夜市

青賜等處居民每於漏下三四鼓時燒燭

為市因而夾售假銀爛錢以驅取貨物罷市而酣眠謂之夜市

白日強盜

沿江居民富養

海盜盜徒及各處賊眾以為羽翼已則白日翺翔村落聞見人馬牛羊豕手牽以去主者追之則反顧嘻笑曰汝欲汝畜者速歸持錢贖去來遲則殺食矣或圖之則遣八燬其家且伺而殺之謂之白日強盜

異教風

僧

人死則以為陰府追理生前罪過為之設齋壇禱佛而薦

撥之謂之做功德其節目則有布仙橋

之遊謂之疊斛 繩蒸為大繩頭盤累之高拜表有事之利
頂仙橋 疊斛 尺甚或六餘謂之疊斛拜表 設香燈陳
文拜表 其擊者為之 擊者宜首為表白 散花 剪髮 如
襟 几 席 經 卷 行 香 手 爐 焚 香 一 萬 盞 右 持 之 前 導 眾 僧 素
上謂之散花行香 雜樂具成儀隨之 聞遊聞巷聞謂之行
香 開地獄門 亦米於地畫為區格十有八號號四外而為
置於別區每一移為出獄一重周歷七十有一重而諸獄盡
脫謂之開地獄門 解開和尚曰先她前此已蒙佛隱燈深更
無二先伯祖誠開和和何時又投入和僧無以佛事終以
振鈴誦呪茶項云有鬼神來格往往和僧無以佛事終以
令人乘瑞竊取香花果食謂之隱燈散孤魂 解食等事根
謂之散路 謂人受生之初於冥司稱貸為賄賂費不
及在生償了死且有重戮令各以其歲甲出物有差作勝
會焚楮鏹如初貸之數謂之還受生 令人財情攝工削
鬚族之髮以千萬計謂之修墨花削數滿則又設道場告
成功謂之修懺 以手磬誦人家擊之誦經呪一兩通使

之設錫飯已謂之化齋齋畢又誦經呪使之出絲絮練帛
麻縷若干贈已謂之齋錢 令人炷燈揭之高竿之上累

數歲謂之點天燈 謂人家子女有死厄必皈依佛法乃

得脫免從而結爲姻戚出入房闈中謂之度關殺 聚群

髻塊坐靜室中謂之坐死關使人給其衣食之費謂之結

緣 令人以汗血勤苦所得之救粟供養無髮之民以負

戴貿遷所得之財物經營屋廬以處無髮之衆以旦夕寒

暑不得休息所就之布帛衣被無髮之遊人搏泥刻木金

碧綉繪作佛像謂之修福 令人以油燭供無髮者照夜

謂之點長生燈 大抵使人減節父母兄弟妻子之養通

負國王之稅而納賄於佛氏通謂之積

善 餘諸事端千名百狀不可具數 **道士** 其不經給

冠畜妻子喫酒肉如齊民者謂之火居道士此不經給

卓釋氏者期 道士之爲術也取人生辰籍貫衰率其財

詣天師道場請求符檄以爲下世資福之本謂之受籙

遇人有風暑寒濕之患羽工草木之孽或水火盜賊之警

則爲之設壇禱聖以祈祝之謂之禳星 小具牲醴呼召

神將而撒砂灑水以厭之謂行檄 設道場以米畫地爲

比斗布炷七燈米上以擬象之諷誦經呪而請罪祈福焉

謂之告斗 具簪冠袍笏設香花果酒陳詞告天而俯伏

久次以待命俄而警寤自謂神遊清都鈞天對越上帝面

受戒勅謂之伏章 天時亢陽設壇備法物列水甕于

五方煨磚候之旣乃燒符嚙水被髮袒跣跳踉叫罵投磚

甕水中勃勃作聲以幸偶雷雨之應謂之祈雨又謂之

行五雷法 金冠星袍翔翹飄飄偏拱其手前却其足奮
張其髯盱睢其目歷落其齒叱咤其聲大驚小恠踴躍擊
頓而狂走于室中謂之步罡 丹篆赤蛇墨符黑鴉桃枝
四驅揚水旁洒燒符入瓶呵氣覆囊鐵簡霹靂飛砂縱鋒
謂之治鬼 其做功德大率與僧同但開地獄門則以鐵
劍椽之道場既罷又設牲酒血食召鬼神而享之謂之祭
將此法殊巧餘如修懺謂之修懺點天燈
長生燈度關殺結緣修福積善等類俱與僧同 **尼** 寶壇
釵珥青焚霧閣雲窓音容恍惚謂之佛娼 出入閭闔勾
引女郎月下花前踰垣鑽穴謂之做私媒 窺人女孩姿
采秀慧則暗通術客稱有死厄誘令出家嗣其衣謂之
濟度 富兒惡少館穀其家公坐公行謂之施主以施

道同○女

巫

婦女為之則謂之師婆 巫之為術也 雕

民

冠亦同

繪神像奉事于家則其家謂之神堂

民

之有事於神也必具香幣以參謁之謂之見堂 已事而
辭神必具牲醴以報享之謂之謝堂 以帛自經其脰兩

手握固之佯使人左右急曳若將絕脰者已而操杖端坐

目視雲漢不少瞬口正沫出喉中作冷咽聲以為鬼神附

體揣摩人意而亂言禍福謂之降神甚者揮力自所以示

其言禍福也或謂某神為崇而使之祭禱或謂某鬼

作妖而使之禳禳牢牲儀物各有品式無所置具則解衣

衾繫朝夕以圖之不則箕由廬質子女以充之又則傭

父母粥丘墓為盜賊無不可者惟鬼神之供奉在所必不

貸緩故終歲勤動所得瓶盞之儲蚤夜擊擊所有雞豚之

畜咄嗟之間烟消雲滅父舅母女瞪然而已居無幾何餓病未蘇而債伯打門矣嗚呼哀哉 燒紙馬和香灰使人調水飲之謂能已疾禁之不得茹藥以藥爲黃草根擅茹之且降禍罰謂之神醫民篤信之多謝墓絕業強與之則及自咎事神之弗謹 考鐘鼓樹旗旄令艷粧少麗女婦終以不悟詳見淫祠 二三十人捧神牌抱香毬昇神像出遊村落間所在令人設酒饌供餽之經月乃止謂之出殿行香因而操斧持杖視人丘木庭樹削白而書之期斬取之以充廟材謂之神木了納路 昇神像挾記厝家至而人叩之以索財謂之抄化 騎馬張織大帽紅袍條環繫帶遊馳里社中邀求賂遺或乘船則布設几道謂之陳府舍人蓋時俗以有官者官高者之家稱府故陳巫自謂爲太尉 爲紙爲置絲竹

其上長繩維繫因風縱之高又雲霄噴噴曠作聲云以滅罪資福謂之放風箏

方言

天文言 虹謂之 **地理言** 竅謂之洞
之吼 **物言** 以謂之

童兒謂之老小
誰何謂之倒筒

宮室言

夾室謂之兩葉
階磴謂之僮磔 **器用**

布袋謂之丫口
鑲刀謂之古纓

服飾言

托 **飲食言** 特釀謂之小酒 **賦** 釀謂

釵釧謂之頭面
履襪謂之腳手

飲

之大酒 冬筭謂之團筭

欲於是而徇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
矣亦又使盟之意也而履完陸服王人救衛之使王宮微
請之於齊而子牙主其故國之制叔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
與季札例言之使秦伯之使術也故同以深文之說
說如楚子之使秦伯之使術也故同以深文之說
賢如此國者亦微步於淺見也初季子也皆讓國也豈
求其非也哉故季子之生亂為季子罪者其禮也豈
而不知其德觀其君臣之言語成儀而知其終身禍福之所
止也其邦之避之途而莫不驗焉其禮也豈
也者豈而此也木心坐視骨肉之相殘宗祏血食之不
得已忍而為之木心坐視骨肉之相殘宗祏血食之不
吾愛國而華之吾則賢矣置吾父尼於何地也故吾寧受
匹夫猶介之名寧負天下後世之醜也
爭奪而削亡而不忍身被逆之醜也
然示天子有焉或曰季子如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
為者季子有焉或曰季子如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

子道嘗諫矣持以事體非常而視聽駭不敢公言于朝
而但密陳於私室故國人不不得謂史策不得書耳由此言
深矣春秋之於季子諫無意於延之賢之而季子之所存
皆說無精愛志之劉向新序云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
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
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友則徐君死
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
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
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傷心廉者不為也遂脫
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
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
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弘治癸丑冬有河役于時今水
部姚先生宿中巷季子墓祠語

次及季子先生問何如人予妄吾好奇者也先生問好奇
子據史記挂掛朝墓何事以謂授其子而歲之宗廟正也
樹墓祠奇矣先生笑不言而子遂以為然也後讀新序
而得其說如此愈累日用是知古之人以簡編欄缺或
考索未悉而更誘
者多矣敬表出之
以為讀書不博而
笑議古人者之戒

胡鏗

宋志云鏗字伯遠登進士第
終知寶慶府工部郎官生平

所學以四書為售用一室蕭然凝塵滿几晏如也嘗有詩
云貧居三不往簿官兩無求三不往謂州郡時貴富室兩

無求謂薦剗財利也由冊府與名藩同館以詩送之有院
靜書千卷庭前不一五身名雖剗史滋味只臞儒之句聞

者以為實錄清苦廉介古之
所謂久幽而不改其操者歟

葛密

郡志云密字子發官
之第登進士第為先

州推官仕至太常博士年五十請老姻黨交止之笑曰俟
罪疾老死不得已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即退居青陽之

上湖自號草堂逸老有上湖集二十卷以子書思陸朝累
贈通議大夫宋志云知泉州清溪縣請老賜五品服

趙發

宋志云發字達甫癸未進士第三人終秘書
省校書郎端平更化上欲除公諫省會當國

者先遣所親論意公遂辭謝之命遂寢其所立高矣工部
胡郎中鏗狀其行之和而蕭介而通不容容以全不矯矯

以異蓋粹然
君子儒也

吳當可

宋志云當可字時文筆之仲
子登進士第終司農少卿自

遂省入栢臺忠言直節名重一時晚歸鄉里徜徉林壑以
觴詠自娛者十年平生喜接後進郡之名士多出其門所

著述有補劄
業蕪蕪于家

胡瑒

宋志云瑒字叔章登進士第清約
廉介歷三朝由六察陞諫官論事

劉直士大夫至今稱誦終
中奉大夫竇謨閣待制

元俞奕曾

陸文圭作
墓誌銘曰

語云貧無怨難富無驕易貧與富似指二人在聖門中其
一人似原憲一人似端木賜軒車不容巷回不如蓬戶桑
樞之樂也然未有先富後貧無驕無怨賜與憲合爲一人
如吾里中俞君仲山之賢者君諱奕曾其先河間人有諱
稠者五代之季奔南唐仕至節度使孫獻卿登宋咸平進
士第歷官吏部尚書始遷牙歙建炎後徙暨之鳳戈鄉悟
空鎮力田治生家饒財宗族繁衍余先外氏竇章公居鎮
上余總非往來其間及見君門戶昌盛時積穀如壩散金
如土輿臺皂隸日仰給門下者數千指治亭榭輦花石四
時娛宴簫鼓不絕聲君獨被服儒者折節交當世名士

年氣遽銳期功業可唾掌取寧隘之甚勢極而比乙亥丙
子江浙亂鎮邑爲墟寇掠所至器用無子遠君昆弟通窺
到則無歸里人皆來唁君君夷然一不負意故築環堵之
室於故居之西偏四旁盡爲瓦礫壞垣荆蒿没人長君嘯
咏其側若富貴無素者一榻容膝焚香默坐筆瓢屢空日
寔忘飢妻子望之而拊心君泊如也尤喜異書見輒收之
架籤甚富校讐不倦杜門卻掃四十餘年不到城府貴人
莫能窺其面年益高性益簡伉矜若與世絕者不喜酒樂
佳會召之率不往間從野老泥飲田間幅巾藜杖竟日從
容與人無恩怨自奉甚薄纖毫不以干人獨教子嚴甚寒
暑不輟子遠字紹堂浮愿端慤左右奉養無違時從余游
學書績文籍籍有聲名所以隱居屏事得行其志者有子

也夫君晚苦氣瘧病日侵精爽不亂臥起如平時治命纖悉既其家人環泣徐帳目曰貧富命也先生亦命也吾達之矣作兒女哭何益歎蓋稱家之有無慎不用緡黃法易黃前三日顧其倩惠經曰城東陸叟吾友也得誌吾墓無憾矣汝以吾命往宜得請及吾目未瞑也尚克知之余泣拜曰諾既計至來速銘余歎曰君達者矣以文為難然死者有知吾不食言謹按君世次曾祖諱文宥故軍學學諭祖諱延珪故迪功郎父諱光發故漕貢進士母包氏君號時齋終身不仕至元中縣學諸生迎致為師輒棄去君生宋淳祐十一年辛亥之五月以至治元年辛酉之二月卒享年七十有一娶奚氏子男二人遠奚出次莒其出微女二人長適湯煥次適惠經章公之孫也孫男一人樵女

二朋遠等卜以二月之某日塋君子邠陽之原從先兆也銘曰植木榮枯譬人之生春不能凋以亦弗萌達者不違與時偕行噫時耶命邪遠 奕曾子也孫作空公先生墓何氣之屯節之亨耶碑記曰先生諱遠字之近心

字紹堂姓俞氏江陰人也居空谷里因以為號世稱紹堂先生而不以字行其先累葉宋衣冠大族至內附三世不仕以隱德稱會州里驗田甲乙主征役不勝家業益衰遂為平民先生生甚癯長不滿六尺夾鬚清肌骨見衣表目光炯然愛着小冠戴方山椽笠白綺表環玉帶羅帶之如風塵表人一市人起立切勿好讀書立操行竟歲弗窺戶庭日寢有圃里大姓王匠山素負才少許可首延先生為師由是金翁宗之弟子承先生教揖讓進退與為詩文皆有法

度其綜練細故問無不荅必中成敗肯繁尤善談名理
第子有問辭大孝馨暇日殺之何也曰爲不同有問貌美
而貧曰有甚惡陋而貴曰有甚美雖率爾談笑無不可書
或曰先生風裁高矣爲不仕曰夙有先誠不敢忘命用是
卒於布韋故人孫岵甚貧自布來歸先生均食與衣奉之
終身岵晚得廢疾家人苦其拘繫荷出許語先生笑曰孫
岵先生貧而歸我我當以疾棄之慎勿復言歲大穡耕傭
或以病告人迫其去先生曰強而事我病而歸之非人情
也使昇而歸死是以昇故死之彼孤人之子獨人之父弗
望我乎且療以醫藥未幾果死其父乞捐溝中復止之泣
曰或凶爲棺難骸骨遍塗不獨吾子先生曰汝子生盡吾
力死而委食烏鳶可乎篤安之竟出棺衾以斂鄉人聞之

莫不嘆曰此非直長者是死生緩急爲義不欺人也里俗
歲迎神會先生出神止其門昇不勝重鄰父辱先生教素
不惑者亦竊恠駭先生家嫗宿受教今獨不恐大罵叱之
衆爲悚栗神亦帖帖去不能爲災衆始厭伏相教勿爲淫
費宗人有受教親死不爲佛事者浮屠閭門誚讓之曰吾
有所受矣非若等所知凡先生言輒感化類此先生生長
兵餘苦爲生難誅蓬藿植桑棗理頽垣廢址二十年弗具
生徒輦材輸覽稍助成之爲堂三間與姊婿魏則之先生
友愛無比通財合居居其東曰東愚居其西曰西愚鄉人
化兄弟至今以俞魏爲言至正壬辰鄉寇竊發所過殘滅
其舍復爲丘墟先生掃地爲席累整爲榻客至肅歌自如
人或危之先生曰沙憂吾不生耶吾懼死不殊耳一切世

事絕口不言性不喜飲惟酷嗜詩不輕脫藁脫必驚人如龍門桐歌小石灣行澄江八景等篇播誦人口不下二李而理思過之時雖捨攘未嘗廢吟聲一日浩雪新霽道盡如春先生乘款段微吟水就望見兄子寬負茶具遠來便下馬憇松間掀髯大喜曰子適何來寬進曰回願侍孀于前也因趣令淪雪具茗曰吾詩成矣明日好事者傳以爲圖先生不樂著書曰後世書愈多而學愈陋矣惟豆亭集學詩管見行于世祖某父某娶曹氏子男一人懋事親謹甚女二人長適惠連次適湯炳孫男二人庠序曾孫一人倪壽七十有三歲以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吳郡之容舍前自爲誌別親交後十有某年月日孤樵以其喪返葬其鄉之先原銘曰豐於德奮於書如挹如注稽其徒父而

嶼之道恐汗三尺之墳此其墟嗚呼銘哉式後祖

王蓬

空谷俞先生挽詞并序先生諱遠字之近號空谷江陰鳳

戈鄉人其先儒起家至先生貧隱居教授能行古道毘陵孫帖以先世舊依先生待如近懿卒殯馬頭平疫傭奴病

乞歸先生曰慎無疑慮氣相染其善詞護諭旬先時兵興山林盡緒人死多委之壑或以是請先生曰生盡其力死

棄之溝中不義也單出爲棺窆歲暮春里萌旱木偶神遊井落間至先生門適所畀重而止早告家姥曰神靈報施

影響捷宜急祭燎楫下否則殃及矣姥笑曰木偶何能爲主人歸吾家爨下物耳衆愕眙去族姪裕親歿有佛者以

佛事爲解裕毅然曰吾諸父嘗謂形神既離地獄何有今乃自誣親有罪不孝孰甚佛者慙而退其善行及人率類

此先生骨貌清卓，賴有道者長於古文，尤嗜詩，亂中吟詠，不輟。嘗有叙詩曰：蟲之翳翳鳥之嬰，嘍機動籟鳴，豈得已而不已乎？不得已乎耳。子以見其出乎性也。壽七十二，子樵孫庠序。空谷俞先生言行慥慥，兩襄陽一耆舊，東魯古君子，爽葉蕭桂芳，晚見長松倚野鶴，夕餐露，天雞助影，水神清，凝高寒，眼碧照鳥几，州閭薰善良，土俗變淳美，荆蹟門徒僧罷迎，蕪祠鬼貧交，有孫帖推食，養沒齒，義聲及耕奴，亦免溝壑，委遭亂，接浙行，帶索並崔葦，兒熱性至孝，承順若居里，先生但微吟，落句益奇詭，玄洲摘芝秀，翠嶽決石髓，咸瞻星，應庚忽夢歲，在已括羽鐵，礪道靈，勿甚投。

耳忘年感孔，馱赴吊，愧徐，碎霜晨高，滿獨，椽五湖矣，為歌雙，悟歌自注云九上林哀朔風起，宋仁輔

質志云：元初以歲貢，儒人仕至東流縣尹。平江路府判，上致仕。平生不營家計，草屋三間，栖栖終老。若無名爵者，本友開

友開

王逢作連環歌并序曰：連環歌為杜友開先生夫婦作也。先生諱友開，字陽父，世居江陰之君山，教

授數十年，資束脩，自奉妻吳，辟疆助之天，曆間，蓄蕘，學徒散去，先生竟餓死。初，吳昆弟屢勸斬立木，粥墓地，可少延性命。先生在羸，敗中堅持，不可繼，欲挈吳以歸，吳曰：穴既盡，孝妾獨不以義自處，寧不食，苦粟，遂相枕藉，而卒。後十一年，逢過其里，獲見一古研，乃先生故物，其銘曰：置之而水凝，淒然其似秋，噀之而露泫，熙然其似春，惟自德以自潤，能不言而詔人，何以觀之，吐墨如雲，觀此益信其行噫。先生之計善矣，當是時，穀價踴貴，人食樹皮，糠覈非困於

飢則殆乎冷冽二者罹於耋老待盡之日必料丘木與墓
地不過易半斛粟活旬日而死寄容土且身受不孝之名
尚從父母爲地下遊乎先生卓然先見者以此吳生爲士
妻共患難同貧賤道也夫旣委順於正又肯愛餘齡就食
昆弟哉抑以昆弟之言非導人歸義者也吳判然不移下
從良人者以此噫亦義矣哉使二人有裹飯一君子則天
理人倫未必章章鄉里况天下耶逢懼歲遠而事泯也故
序而歌之歌曰白玉雙連環瘞在春中山山前夫婦義同
死心與連環鎮相似日月合照無欠虧天地相
依共終始天地日月非彈丸環兮環兮水雪寒 **梁益** 元
睦文圭傳云文圭同里有梁益者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博
洽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

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旣卒制以西稱學術醇止爲世師者
者惟益而已益所著書有三山彙討緒餘史傳姓氏纂又
有詩傳旁通發揮朱熹氏之學爲精年五十六卒 俞遠
撰墓志云號庸齋中至正辛巳江泅鄉舉本閩人至元間
父國柱任常州路儒學教授求游江陰遂家焉先生生而
敏慧垂髫誦書對置臣帙拱手危坐終日不變少長崇益
脩巖然殊異莫與爲匹明毛鄭詩通春秋百氏之書縱學
無不觀工文辭下筆若不經意而根柢典雅凡郡中傳記
金石之文皆出手筆學爲文者承先生口講指畫悉合絕
檢先生不屑營家擔無儲石而能周人窮匱佳會召之卒
不往問從儉父飲則獻歌以爲極沾醉乃已或譏其放而
不知其才不施而爲沈寘之迹也時揚州泰興縣有陳觀

子由迎致爲師踰年以疾終於其家生六女長適張端次適孫作無子先截生養端寔任之塋于黃山之原

嗚呼友直而死我前耶我長五年迺及未死子遽然耶大我造化載涵載育凡幾年間生一才難而死之速耶方子在日以文爲嬉悠悠之徒不子之奇雖不子奇子之所有彼實魄之黃金白璧力回天地欲措于一辭彼不能至大車長蓋氣壓鬼神欲出子一字彼不能陳吾謂子之所有彼實魄之豈諛死人耶嗚呼一郡之中而有我輩如有山水乃秀氣在合子而死夫一山矣野半無晶失一水矣江頓減清萍彼慢者與彼笑者梁子已死骨在泉下汝慢亦歌汝笑亦啞求汝之徒摩肩塞途求此梁子子載更無嗚呼子所作文惟我能識妙意到處我贊必力設有未然亦

不子匿知子喜飲亦莫我如我語世人子匪迂疎所爲飲

酒惟鬱之糾子生在世世無知子知子惟我以爲奇士助

子之喪恤子之家我力不能惟子死之嗟匪嗟子死嗟奇

士先歎匪嗟奇士嗟人才日少匪嗟人才惜一郡寶嗚呼

子之冤冤與形俱滅化飄風耶或英靈未泯爲鬼雄耶抑

超爲神仙從石曼卿遊夫容耶若其化也則又奚說或爲

鬼爲仙必將感知已而未絕也尚青

驟之騎來歆此尊之冷冽辨說 王

李士龍

張宣哀
李將軍

詩序云將軍名士龍本汴人父爲江陰軍吏因家焉少尚

氣有膂力比壯於武藝無不精讀書知大義以先鋒從中

曹永相脫脫南征累功徽州判官既同知睦州蕙義兵都

元帥若移剌院判麾下撫農閱兵民賴以安長鎗氏掠地

至睦聲言刺省丞相師諸將解體移刺公曰吾豈丞相敵哉潛退師士龍謀知其詐率所部由烏龍山督戰獲首將破其軍有以敵號遺士龍者士龍斬以徇至錦沙泉知勢不可爲取所挾梁植地飲藥仰誓曰吾報主盡矣勿令敵斫吾頭遂倚馬瞠目而逝時至正丁酉十月四日也士龍幼與宣同師里中井西程先生宣以凡事之死之日纒二十有五獨井西弟行可宣二人哭于睦州辭曰監禦烏龍敵將擒解鞍白馬矢痕侵江山漫灑新亭淚天地空懸即墨心仰藥自甘酬萬死斫頭誰許賺千金錦沙泉上新封樹落日蕭蕭起暮陰

嚴

字志道永樂十一年以儒士薦任刑部主事選大理左寺正法比多所論正自奉

薄持身嚴介不苟取與一時清議高之時

朝廷初建此

京分命京官督辦于郡邑志道奉命之太平時督辦於

太平者衆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民有懷金詣寺貽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志道即日徙寓學舍寺僧謝過志道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既絕口不自言人莫或知者志道竣事去懷金者乃顯其事一府之人歎曰君子哉嚴君君子哉嚴君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之蓋先寓書其子鬻田爲工作費矣

仁廟嗣統褒勅羣臣於本有操履之潔之語蓋上知之

有素也所著有律疑解畧利統賦輯義行于世雜出類志

里文○逸嚴大理序云公之耿介不阿有史繼之直犯顏

據正有戴胃之賢庶潔不污有趙清獻之德用法平恕有
于定國之明重於為義不計利害有古仁人之度履行堅

確而議論慷慨有古志

士之風成李時勉顧琳羅志云琳之先山陰人孝

以明經為江陰第子員遂家焉琳操行孤鶩正言不詭論

近代人物當首屈也著述有鄉田集平反錄行于世詳見

實錄宗大宗伯常軒作大理傳曰公名琳字汝玉江陰人十

歲父伯常舉鄉試致于寇大父有成之者親授以書聞古

今成敗輒能語其要一日問其母曰大人安在母曰今無

處矣父之復問其故母以往事語之因哭之幾絕復繇嘆

曰吾何以報也賊也乃狀白于縣事聞 朝廷令下考察

種族范氏之宗邑大夫王子倫聞而奇之錄為第子員比

冠學春秋屬文日數千言一時學者宗之正統庚申以歲

貢任南京大理寺副初疑獄盈案論死者百人公談笑而

決權豪內臣有所請托書積几案一不以報已已之變公

在任鬱鬱甚不知意作詩遺廖忠愍有托事致諷之義懷

思哀鳴九天聞野角散樂望無絲絳法粉紛雲雪之子忽失

馬引何時一振衣聊以樂我員日幾勤所恨高力弱耻從為

欲從之勞改軒登高門排細繼路側仰見日月光無氣清

時空色如飄風吹行以連俗欲止非令終為詩明滅固有

恨恒時薛文清官大理見而嘆之曰國家養士百年今見

此人耳密薦為左寺正公論事愈力多所平反有徐玉者

為內臣所誣坐斬公乃核駁至再史繇是重繩以法玉噤

不敢言所當庶問公得其情笑而釋之旦日玉之父懷金

來謝公正色曰顧法如此豈私汝耶忸怩而去寺副汪浩素儉邪惡其議論異已使人訟公縱出事繫獄吏窮治無所得乃詰之曰若今為法官得乎公抗聲曰本為國家守法乃爾豈愛一官吏怒數寤之公不為意然亦未嘗出一言自辯居獄中歲餘猶執唐陸贄奏議誦讀不輒蕭惟楨馬文升官南臺抗章辯之道

英廟復位事罷既執政又建議時務累數百言其目有清心持體去玩習辯邪議之說 上嘉納之 並夏大 申 憲法 成化改元公卿間稍有橫恣公劾之留數月不報嘆曰可去矣乃上乞骸骨以寺正致仕歸居無何

憲宗有故老之思勅吏部移檄徵用不起明年侍御陳公選奉 詔提督南隸以青燥勅節上聞 粹光王公疏曰臣

以布衣負先帝恩分當老効狗馬近年多病與死為隣無以示法天下 皇上洪恩願加憐憫使臣等得全骸骨

亦誠幸矣又曰今 上富於春秋天下清平久矣願少加自治以需天時不獨臣等幸甚天下幸甚疏 上乃止又

明年侍御邢公宥亦以剛正練達舉降 詔令就任亦不起居家十五年 門讀書口不及世 諄暇則芒屨布衣徐

步溪谷之間其言曰三徑黃花隨意玩半竿紅日放心眠此可以識公之清苦高勁有大過人者矣故其卒鄉士大

夫以節菴先生私謚之 於乎公之毅非徒名稱也臨大節不可奪而已公之直非務華忘實也盡所欲言而已公

之介非着意矯俗也善善惡惡而已公之廉非徇私取與也於道不苟而已者其終始一操有稟然萬夫之勇何可

以利祿誘而
威武屈哉

孝義

宋吳欣之

南史孝義傳晉陵利城人也元嘉末第慰之爲武進

縣史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

乞代第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

葛書思

郡志云字進叔密之子第

進士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養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一日不忍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以爲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行始乞監新市鎮居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直麻終禫不忍去家舍後官朝奉郎李謚清孝顏志云任連水縣丞時兄書兄爲望江令同隸淮東監司有舍凡而薦

已者移書乞改薦凡不許遂封檄還之其篤行類若此仕
至朝奉郎不待年而乞歸所居以安遇名軒崇寧間特詔
賜謚清孝累贈少師紹興間以曾孫郊拜
祖追贈太師溫國公所著有安遇集十卷

元單濟之

陸文圭作墓誌銘曰山南水北穹林長薄之下哲人元夫
鉅公長者往往而在命與時左降沉間巷化行於家義著
於鄉功業不暴於當世姓字莫登於簡策鮪背皓首搗死
牖下者不可勝數而蒼頭盧鬼酒削馬醫僇倖得志於一
時此志士仁人所爲扼腕太息者也余冲角時與城南單
君伯恭學銳其個儻不羈乙亥之亂里寇竊發憚君名首
燬其家君及考君皆遇害季弟濟之字君涇年尚幼挺身
丐父命不復焚其體半救至僅免尸而攻血糾合民兵借

助鄰壤卒擒賊磔之既復父兄之仇遂閤門不往非慶帝

不入城市力田治圃將終身焉特不喜與官貴交駟騎閤

門輒避匿不見輸納井賦必爲隣里先佃貧者種者貸弗

責歲飢糜粥以食餓夫全活甚衆鄉人德之予已之秋君

疾革勢不可起家人環泣君喟然曰吾讀昌黎諸父與諸

兄皆康強而早世之語未嘗不撫卷嘆悼今吾年垂七袞

得正而斃夫復奚憾汝等篤學力行勿交游非類勿墜先

訓吾瞑目逝矣又曰我死幅巾布衣以歿世俗靡嚴不度

之物勿爲吾累屬續之夕索筆賦詩其警聯云人皆有死

豈我獨孤霧散雲收白月在天嗚呼可謂達生安順之君

子曾泰孫作徐臻大師傳曰徐臻大師者江陰夏浦

矣僧至小龍寺之僧也其初淮人少勇敢任俠喜聞手

格十餘人至正十二年春盜起馬沙剽掠為寇其里中大姓陳氏募千餘人收之為賊所敗陷其首領張氏父子二人父擒而子死先是臻與賊巢中張庵僧往來臻弟子寶張氏僧也張氏被難臻德張氏欲報之乃偽為訪張庵僧以偵賊情賊之子徐氏年幼出家為張庵僧會僧從賊家歸臻探之具得其實至夜聞鉦鼓聲知賊盡出且守者皆疲弱不足憚因操大斧鑿竊入賊家牛欄中見守者皆醉臥臻連斫殺守者六人斷鎖負張氏從間道出張氏由此得免嗟乎世之所謂烈丈夫忠勇氣生食廟堂出死力以衛國家者豈非平時尊貴人邪一旦緩急則俛首帖耳顧身而不顧國是利而不見義罷百姓之力竭天下之財僅為鬼域陰計之資而慕義奮發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

酬牽髮之恩者迺在於人倫之外比權量功不啻泰山之毛而其人安之其自視賢不肖何如也臻之心非怵於利非迫於無聊其慕用之誠蓋有相死相生之義也不然餓肉於餓虎俱靡於鋒刃之間功不足以立德死不足以成名不為天下笑者幾希吾故惜其志感其難書以為人臣僥倖不忠者勸 王逢作義僧行世降道淪喪盛事罕見之我歌義僧行斬取國士知僧臻生夏浦俗號徐大師勇敢重意氣赤孚可格糜張忠郭解流任俠不計貲臻願出門下效先誓不移盜尋寇馬洲魚肉乎蒸黎元戎堅營壁大姓深溝池壯哉張父子分率脫項兒父擒子死難家不得斂屍臻聞切齒恨死不同時夜即操斧刀奮身斫藩籬徑入牛宮內斧斷張繫維手殺盜六人力挽間道歸妻

罕拜堂下金幣謝所私上公賜巾裳欲以好爵庶幡然掉
管辭還山弄摩尼方今國步艱中外懼瘡痍銅虎盡懸綬
鐵馬誰搴旗嗟爾匹夫臻足張三軍威何不食君祿爲君
靖淮夷收名魯仲連千載爲等期天秋黃葉脫日暮玄雲
馳歌詩節鼓吹

吳芳

郡志云字季仁宋八行先生範七
世孫嘗受學於陸子方之門凡諸

用壯吾熊羆
子百氏靡所不究延祐中有司薦爲處州儒學錄不就自
號懶庵居士家非甚豐而樂賑人之窮蔡港務官虧稅錢
一千三百緡將鬻文以償方爲之代輸其人請以女備使
令拒弗納寓官有受代死無所歸者方適自治壽藏其
地葬之金華黃侍講銘其墓曰動
人者義澤物者仁時以爲知言

國朝

趙鉉

錫山王達序讚曰鉉字文鼎元至正間祖
彥珪父思善皆以禦盜被害鉉與母吳匿

姑夏氏盜蹤跡之急逃依外姻武林未幾武林亦大擾鉉
母子遂相失時趙氏家衆有承信者在戎伍中知鉉所在
求得之遣報夏氏姑姑亦避兵姑蘇就取而鞠焉後十年
天兵平吳鉉歸理先業語及母輒涕下不食歲時南向慟
哭絕而復蘇一日醉所親走求吳越間三年歷數十州不
獲後遇鬻牛者會稽旅邸言狀求得於鄞之晝錦坊相持
痛哭蓋母子隔絕者十有八年聞者爲之墮淚遂奉母還
後十二年以壽終論者以此朱壽昌云讚曰大江之陰古
暨之陽聿生孝子斯邑之先其孝維何秉心之良以張以
維以激頽綱以樹乎天常維元之季寇賊擾攘于此土孽

亦肆跳踉施以萬毒侵于之疆盡我良心胥爲犬狼我有
祖父惟義之恃誓不俱生憤戰而先我殤既娶我躬亦禪
誰能保之有姑妯氏盜赤我族購亦亟只我將焉之于彼
武林我席未暖我突未黔黃霧漫漫寇亦斯臨桑田斯變
乃返陸沉日其嗽号有零其陰嗟我敵雖曷慰母心死生
契濶猶商與參匪我僕夫我難孰任我姑在吳爰嗣其音
我則攸邁我淚曷禁 王師載揚其容有赫殪彼兇殘乃
梟乃磔既投爾戈以莫阡陌反我室家復我宗祏我母弗
旋我情匪憚俾彼昊天其形穹若我籲我嗥豈不我格既
不我格盍僥我魄越山迢迢越水滔滔車馳其陸舟乘其
濤我思母氏孰云其勞無吝牧豎載詢藹菴載咨載諏我
母于斯四明之麓東海之涯我齒方壯我母則衰孰不歎
嗟孰不歎歎載返桑梓我心則夷觀我祖禰脩我母儀
爲愁感今也怡怡昔爲寒返今也熙熙令德嘉聞由遠而
邇衆善所基百行攸祗彤筆登名載揚 國史從古迄今
其人爲幾昔有朱生世亦洵美苟生斯時乃敢同齒暨山
雖高莫樹厥聲暨水雖遙莫揚兩名天地並久日月同晶
以貫金石以通神明貽之千禩被之八紘如鄉之雲如景
之星如朱草之挺生嗚呼孝子之瑞斯微東海徐理 暨
陽趙孝子尋母事子旣著錄之其子濟復持此卷求書嗟
乎予何書哉夫大孝如武王周公純孝如曾閔固亦子職
當然耳母失而子求之又何異而書今有微物於此而夫
之人猶如求母失而不求豈人子哉雖然予見今之人親
存若亡其亡若遺者蓋不少矣尚何望其誓死而求以歸

養者哉孝子之事於是乎可異而書也予爲之再書焉蔡
祖賀孝子雅表詩砂阜孕育璞秀出芙蓉青泉深白龍臥
林靜玄猿鳴偉哉趙孝子山水鍾奇英祖父昔避亂身頌
家亦傾時方居襁褓萬先潛孤形艱危脫虎口家衆惟有
承匪依奴氏始保抱誰能成恩深救仍立輪絕根復萌時
平返故里田廬欣再營居安心轉湯母氏嗟眉迎陟岵望
南北東西邈難憑精誠貫金石一念徹杳冥音傳思殊亂
指嚙神亦驚孤表日暎暎片影雲憚憚履經群嘯疾葦泛
洪濤輕彼蒼竟垂憫默俾之四明一朝忽相遇離思如春
水綠衣照吳越白髮還家庭熙熙復皞皞此樂孰與并陽
春浩無淡寸草伸微情穎羨奉被適義馭馳吳停霜萱委
晨砌風木悲秋聲攀慕劇號顛纏寐瞻儀刑孝行世可重

力行黃泉三哩月青文章標名

天恩錫表里閔生光榮寥參朱康叔千古堪同稱作詩來告

世儂語非無微兵戈搶攘失慈親十八年餘

到處尋澗水東看蒼海隔越南望白雲深逢人淚滴千

行血見面愁消一寸心幸際太平崇孝治高門旌表耀江

陰尋母酸情衆所憐馳驅吳淞雨茫茫勢窮

勤勤山路愁絕錢塘夜雨舡塢苦死拘軀臨去日感

恩褒德表當年男兒不有存忠孝那得聲名百世傳

宋葛宮

大中祥符五年徐爽榜進士
字公雅昭華之從孫頗志云

政事

授中正軍掌書記上太平雅頌十篇真宗
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寶符閣頌

爲揚億所稱知南劍州士蒙彭孫聚黨憑山澤爲盜宮遣
沙縣尉許杭諭降之並溪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歲課不
登宮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宮
曰天地所產吾顧盜之又可爲功乎卒不言徙知秀州秀
介江湖間吏爲闕溝瀆上以征往來間有昏葬趨期者多
不克宮命撤毀之守職以循良稱歷官秘書監太子賓客
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
耿秉 宋志云字直之歷兵部待
所著有青塲集二十卷
郎兼給事中終煥章待制
厲操剛方律已清儉所至以利民爲事兩爲漕漕始則乞
令臨安府以酒息包江陰軍認納和買繼而奏本路數已
版帳之重而蠲減以萬數申請役法六事至今遵用有春
秋傳二十卷五代會史二十卷子羽以春秋登之科終未

學博

范將靜

宋史本傳云字叔明常州宜興人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

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
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
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爲正等擢職方員外郎中書
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怒烈伯舉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
大學命講書異逸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爲中書舍人以顯
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
號先生其徒倚爲姦利奪民葦場疆市廬舍詞訟至府吏
觀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九
年召爲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
贈通議大夫顏志云本宜興人因娶江陰劉氏遂居江陰

初知壽縣奏罷乾鋒之貢有旨例減其六其在江寧抵茅
山道士法李端叔貽書以不吐不茹不侮不畏神之有寂
照堂集子延壽延年

元陸

陸文圭作行
狀曰公諱虛

字仁重父煥江陰軍安撫副使公有經世之才既冠值乙
亥丙子之難江淞寇盜蜂起安撫公招集民義捍衛鄉井

公實左右之天兵南下暨苗要衝公隨機應接境內帖然
版授江陰軍判官

類志云爲丞相判官事定朝京師授同知授江陰州判官

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時至元十六年也始至新安人疑其
儒家子少不更事易之公留心政事發擿奸伏人以爲神

民有訴其山鄰軼界若干丈者官驗之良是命歸之公
焉曰吾聞鼎高者以約法不以尋丈計也合兩家質刑

審之果然許教逶伏又上爭山築者各指一家莫知虜

遠近公視之曰必發而塚爭者曰法不許也公曰吾故欲
發之如何爭者色變公命具畚鍤爭者逸迫而視之虛塚

也縣解官錢止驛舍或竊負而去莫知主名公呼在行者
詰之指其一曰訊彼一訊即伏謂賦具任或問何以知之公

曰吾覘其容止耳改除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浙西
土俗浮侈公風裁清高剛腸疾惡一繩之以法無所回避

海運萬戶之子緣私通父繫編民公捕而笞之州縣吏坐
侵漁百姓者劾去數十人追贓以數萬計單車所至貪穢

側目豪右歛蹟後分司杭州郡侯及通守挾威恣橫公廉
得責益滿獄等事捕擊其人各官稱疾不出公操之益急

甲行御史臺停其職織染局官以賄敗事連行省掾史及

晉典十餘人公移文左司指名取之既至一夕歎服左司不善也然無知之何後又同知台州路總管府事入境聞蕭鼓聲訝之乃郡人聚眾立社以迎鬼神者殆數千人公杖其為首者界工木偶投諸江在郡六十餘日以除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使者因市紅藍受賈入金公首劾之有奉特旨造浮屠像者威脅官吏攫取金帛逾五萬說又劾之其池糾彈甚衆人多怨者值檢覆諸縣水災檄令與俱令實病不自言扶曳上道邂逅身殞怨家挾其子訴謂公實死之用事者將以危法會國有大需得釋尋降三等官授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公辭不可不
得已就道湘楚去京師遠蠻往雜居人不知法然尚競渡歲多溺死峒丁食盜牛畜囚四閩訟公皆屬其禁

看夫不在僧出入其家或誣以與婦謀殺其夫指道為驗僧不任答乃誣服囚之六年公閱其牘尸死以夏月猶衣冬服疑之根問得實乃何人先數月受杖而蹈于道者非夫人也破僧械留囹中明年吏有過湖地者見其夫實存與之歸僧乃免長沙部十郡公按行其九所至宣明風化以敦孝行禁淫祀為首溪翁山稼餅首聚觀至今談公名以手加額宣慰副使某受賂覺談罪其下當代之價既而斬之無贓可徵其下自言公閱實率正法罪公固倦游又以侍親棄官歸逾年陞海潮廣東省肅政廉訪使察南有詩叛積功至大官者賈累鉅萬奸賊積積民重起立不敢言臺憲纔一舉按輒及噬至是發御史置獄維陽建者相望某官崛強不肯出嶺公至行臺稟方畧人為公危

之公曰是何敢然吾杖國法驅之爾船至番禺遙望有感
服勞折俟水濱者偵視之曰某官也公使辭焉至驛請見
又辭視事之曰某官來賀升階請受事公辭曰均王官也
不相統攝請毋勤姑歸治行明日訴某官者至公視其牒
皆調詞卻之不受又明日訴者沓至如前復卻不受其官
喜曰公不害我矣蓋前告者皆某官遣爲之以嘗公公識
其情置不問乃有就逮百姓覘其去始稍稍出自言敢吐
其寃公按問得不法事數十條絡繹呈臺某官聞之嘆曰
吾他日復得南歸若種當無復遺其暴如此御史問未竟
索其獄赴郡尋赦不誅入以爲恨公在廣南修古康史祠
免儒籍差役增贍學地租請復舊廣恩館田贖此客之先
南荒而妻子不能返者請留舶貨在州市易免擔天

之勞請禁官吏詭名行監奪估客之利者爲政暮年復以
侍親棄官歸公自筮仕九七拜宣命四握憲節持身廉介
遇事果斷洗冤澤物興利除害不可殫舉性至孝事大夫
人旦夕不離左右親嘗甘旨三仕皆以就養去職諸子纔
勝衣者即使就學治家整而有法內言不出於梱外言不
入於梱家人千指孳給稱事喪祭一用朱子家禮不譎鬼
神不佞老佛待宗族尤有恩捐私租做范文正公立義莊
法計口而散之婚嫁喪葬皆有助農隙則聚里中子弟設
塾教之患差役不均爲之區畫先自所居化成一鄉始立
式推排除詭寄虛椿之弊分戶九等各出助田若干計粟
若干以身爲率先後差次每歲以三兩戶應充里正主首
卽以義粟與之收歛破除皆有籍輪一人掌之歲終會其

成約數年後義粟有羨乃以置良田如義田之數以所助田還其主行之二十年鄉民享其利皆相讓不爭守其法至今不變他鄉以役破產者多矣皆追思之而莫能繼之者凶歲發積散財糜粥以飼餓夫不足則貸諸姻家以續之故家無餘畜佃儻周急樂施不倦豁如也卒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吳興郡侯謚莊簡 跋曰東南人物宋渡江前已盛渡江後則公卿將相胥此焉出未有寥寥如今日者將天之氣數與國俱盡耶抑地脈之盛衰不可測也陸仁重之材蓋測以西傑出者百年前後名監司如趙季仁楊伯子范西堂胡石壁指不多屈仁重視之無不及焉問之江湖湖廣之人可知也况諸公爲之易而仁重爲難政事出於一人之手而擊斷得以自專與同寮參

左其肘者又不同也嗚呼九京不可作矣安得如公輩數十人布滿東南使數百萬生靈病得甦醒得醒哉



臨川聶大年撰墓碣云字叔誠洪武癸酉以生員貢入成均擢吏部稽勲主事丁外

艱改兵部武選承樂庚寅授陝西鞏昌知府鞏昌密邈西陲民雜夷俗急之則生變緩之則繼他宣至躬節儉至誠以率其下崇學校以風化其民民始知詩書禮義耕鑿作息之樂先是西戎部落時出攻剽爲民患至是聞宣名稍歸服亦有自相殘而縛送其豪酋于庭求直者宣諭以禍福慰遣之皆再拜相賀曰公活我公活我由是民不知擾而邊陲以寧嘗值歲飢屬縣知障民貧土瘠畊者缺種宣解束帶與所服衣袍於旁郡糴蕎麥百斛與之種歲仍

大熟丁內艱去官未三月軍民上狀借留 詔起公苦塊

以泣郡父老見之咸以手加額曰公來吾屬有所恃矣

九載秩滿郡民三千人復詣 闕懇留 詔進秩正三品

階嘉議大夫以褒之仍治鞏昌歷再考而民留益力或去

或留凡三十年不離鞏昌平生慷慨有大志事親孝撫

其弟妹甥姪之孤嫠者尤盡恩義長身玉立言論灑灑而

不為崖岸休于家者八年手不釋卷非歲時令節未嘗一

至郡縣之門關小軒焚香靜坐終日其卒也篋無餘貲筭

無華服可謂貴而能 李琨 羅志云字德嘉成化乙未進

貧仁者不富之驗矣 士授行人遷監察御史巡按

山東郡盜聞風解散奉 敕兩廣公事檢拒吏姦所至聲

稱籍甚藩臬有入不見此官之譽時臺臣有冒寵久任納

賄鬻爵者琨抗疏劾免之直聲大振 朝廷以老成持重

推之方欲倚任而琨即世矣琨性質實不詭隨常慕漢劉

勝之為人至城府一謁守令後畧無所陳託姻黨或

干以事輒謝絕之雖無老成猶有典刑於琨見之

功名

宋葛邲

宋史本傳云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

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

一見稱為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

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辨留守張汝王綸皆器重之

登進士第蕭之敏為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

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英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若

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催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趣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爲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十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甍上特召復今條陳邨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早詔求初政得失邨應詔大畧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前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

於播刻取償益精其選遷給事中張巖以說之手除知閣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大落階官邨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邨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群商沒入其貲楮弊行之二廢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刑部尚書邨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嘗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邨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叅知政事邨勸土尊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屢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掌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暮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邨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刑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邨曰崇大

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淺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

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立宗

宋史本傳云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

進士為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宗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遵養十年乃可議此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宗言及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為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宗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宗遂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謹也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表以且百年鹹潮歲丈入壞並海田

湖皆被其害宗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劾等三月樞成三州屬鹵復為良田除直秘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樞弊折閱請公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為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宗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宗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鄉之力也先是王抃為樞密宗不少下之方迂客時抃排定程頤奏上降詔抃憾之嘗宗不禮金使乎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抃憾之嘗宗不禮金使乎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荆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

憂去光宗即位召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權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其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密即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撤利路提刑楊虞仲往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即位赴召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議

也知宗平日主復讐莫可與共功名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進敦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始爲遲之密因贊曰雖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密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誓于嘗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且爲平章宣撫既寢尤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

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圖宿壽旣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宣明蘇師旦周鈞等價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辱喪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有止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則密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密使畢其說始露請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

得金行省幅紙密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密復以聞遂遣陳壁克小使壁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旣欲和矣何爲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密自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旣指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覓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密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旣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侂胄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制密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頴棟刺爲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爲額分爲六軍除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旣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密儀

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
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江陰縣志卷第七

江陰縣志卷第八

江陰縣知縣蘭谿黃傳重修

隱逸

宋

呂天策

宋誌云呂天策字彥發隱
德不仕善詩尤精於筆法

兼數家之體有石刻十卷藏于家政宣間
書學方興被詔不就人號曰呂詔君取古

者徵君徵
士之義也

吳範

宋誌云吳範字執侯大觀政和間詔舉
八行孝弟忠和間里以範應數四辭之

士高其行子仲基仲達皆第進
士以太后回鑾恩封承務郎

流寓王令

宋誌云王
令字逢原

本維揚人號廣陵先生王荆公甚器重之喜退隱思江南
山水之勝初遷居潤無何以江陰幽僻又遷于此

集中有
暨陽居

詩或云在
新津門

既以地

元繆鑑

繆氏家乘序云鑑字君寶
其先汴人宋靖康之難扈

轔南渡留居江陰遂為江陰人至鑑卜居城東之瓠岱勤
儉孝友嗜讀書樂施與宋政日紊不復求仕以詩酒自娛

有效顰詩集

行于世

王逢

字原吉居黃山自號席帽山人又號
梧溪子其後避地無錫梁鴻山未幾

遷松之青龍江既又移居橫柳卜隱烏涇遂為松人初至
正間江陰盜起攻陷城邑東八鄉之民多脅從者浙東帥
觀孫克復欲屠之問故於逢逢曰民非樂亂無父母耳帥
悟乃止時軍中又有役郡儒築城損兵者逢白免之蚤遊

金陵臺臣薦逢茂才異等以病辭浙西分憲繼以晦迹兵

國薦張士誠開藩辟為行元帥府經歷左叅正晟復舉淮

省都事丞相達識擬擢蕭山尹並辭 國朝洪武中太寧

縣丞蔣會薦逢文學松江知府林慶王貞葉茂累辟之亦

皆謝免所著有梧溪詩集行于世

雜出梧溪集總
序及諸詩小序

○梧溪

江陰王逢原吉氣清而才茂學洽而行檢優談論

富謀畫弱冠獲譽士林嘗稱疾卒辭臺臣之薦人咸高之

遭時多虞以容為家大府交辟一不就迴翔州里能以一

言活亂黨者數千人之命以一檄降惡少五千之衆又聚

瘞無錫之殲于兵者千百人之耄髫力可致者不少特晉

至於去就之辯三公不能易其介三軍不能奪其節故其
吐而為詩也一則闡彝倫之大一則暴幽潛之光一物一

事之詠未嘗不重致其憂思慨歎焉其辭婉而諷其旨微
而貞蓋有得夫六義之蘊右元勳勝周伯琦

題梧溪子傳後

梧下忘年友兵間著義名片言回楚侵千里係周正奴逐
前州牧金辭巨室甥猶聞多士感蘇學與常城右元貢

國朝杏林叟

吳郡高啓作杏林叟傳曰杏林叟姓董匿其名隱居暨陽山中不知其所

自出或云吳神醫奉之後也嘗遇異人授鍼術砭刺按摩
擊舒鬱通求療者皆昇至徒返欲以貨報輒謝曰吾衣食
幸自給無庸是也第令人種杏一樹余傍曰吾聊繼吾祖
志耳久而成林鄉人不知其名因以杏林叟號焉嘗曳杖
林下逍遙而歌曰杏之華其下我家杏之實其美我食吾
寧舍是子而從人于役或聞之曰隱者也前揖而問曰今
天下病矣子猶事醫邪盍以大鍼起大疾乎叟啞然曰我
野人也惡知天下之事哉試以醫言之夫人之玩毒而忘
戒嗜甘而憎苦衆口是惑而忽醫之言者在法皆不療若
醫昧其難冒受厚直潰潰汨汨日視其殆而不知止者則

又病者之罪人也吾誠愧焉子何欲以是免我哉遂隱終其身贊曰雉不隱其文故麗于羅豹不藏其班故陷于穿古之君子遭時否塞欲求免乎世者往往變匿其名以自裸於賤技之間若陳留老父漢陰文人之流姓名且不得而知身可得而致耶所謂身名俱隱者上也身隱而名著者下矣杏林叟識能察時藝能濟物寧沒其名以全道謂之上隱

澄江懶漁

吳郡高啓作澄江懶漁說曰暨陽之江有隱君子嘗漁其上朝不緝非耶

夕不風汎景逐波漫漫以嬉人見其不事其業因命曰懶漁衆漁每得魚而返集于浦澹之間炊鮮漉清飲唱爲樂視彼獨桴然則相與笑之且讓之曰夫農不勤則飢商不勤則匱百工不勤則無以成其器今我皆自力爾獨于逸

我皆率常爾獨用荒不勞爾躬不最爾志則何以厚爾利乎懶漁曰吾終日漁而子以爲未嘗漁或哉詩書吾漁之具也羣聖人之學吾漁之地也義理之潛道德之腴吾漁之所得也吾漁視子亦大矣何名爲懶乎衆漁慙而退高子聞之曰此善漁也世之習常務得而不知大人之事者其衆漁之徒哉

或云懶漁深機也字子振所為多陰德作留耕堂以示志

文學

宋葛勝仲

宋史本傳云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

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兗州教授入爲太學正上幸學多

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爲首差提舉議曆所檢討官兼管宗正丞始朝廷以從臣提舉議曆

所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力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
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宗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
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况在天之靈
手議者非之責知歙州休寧縣復召為禮部員外郎權國
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官遷太常御史
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哀集為書凡百篇號
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為三百卷詔藏太常又建春
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為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
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
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彥括田破產者泉
勝仲請蠲不當括者彥怒劾勝仲上寢其奏改湖州尋徙
鄞州朱勳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孽其短罷歸

建炎中范宗尹為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貶者咸赦還
復知湖州時群盜縱橫聲搖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艦關
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廩賑之民賴以濟紹興
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子立方官至侍
郎孫邨為右相自有傳

曹寔

宋誌云字宗山璉之子
第進士仕至朝奉郎監

志錄道成墩詩一首見古
尚書六部門江陰以廢郡屬毗陵民間舊無產稅則出丁
鹽錢向緣獨縣無例所輸特重君為之請于常得比他縣

僅存十二人皆德之

又與徐知軍論水利見河渠記

所著

效晉王筠以所居官列為業有茗溪集鍾山集抱關前後

集論語註十篇

並行

又云以文名世子格襄集彙文刊

成戲絲堂遺藁三十卷大資樓論尚書戴溪為之跋序

葛

立方

宋誌云字常之勝仲之子第進士仕至吏部侍郎有歸愚集五十卷外制集五卷西疇筆咩五十卷

韻語陽秋二十卷

曹炬

宋誌云字巨山第進士自京口分教受知於李寶碑寔幕府檄

告山東皆其文也氣直辭壯激厲士心咸百其勇凱旋特授左宣教郎詔詞有云膠西之捷其亦俊矣邊籌羽檄間

藉爾能稽幕府之第功宜敘陞於

丘密

語在功名志錄浮遠堂水調

詞二首詩

一首見山

吳竿

宋誌云字允成第進士數歷中外所至有聲秘書陳耆卿狀其行云目如電采

筆如川駛人以爲神交友如水心葉適龍川陳亮皆深相知者終太府寺丞子行可當可志錄浮遠堂詩一首見

王呈瑞

宋誌云字竿夫第進士辛朱南省第九人終太湖宰有易庸志錄浮遠堂詩二首見山

楊端叔

宋誌云字正子第進士丁丑南省第四人終江東憲幹有自嬉集志錄浮遠堂詩二首

靳更生

宋誌云字春伯登庚辰進士第終海南教授有南華經解志錄白龍寺詩一首見

寺見○宋誌敘王楊靳三人而總繫之曰皆以文鳴

吕天策

語在隱逸志錄九日游君山詩一

首洗心堂即事詩五首宿毗山贈勤道人詩一首見山乾明院讓道人房與朱仲潛探梅詩一首見僧

蔣

靜

語在政事志錄遊白龍山詩一首毗山詩一首登君山詩一首洗心亭睡起詩一首見翠光亭詩一

首見官

大觀重建黃田牖記一首

政和脩造河港堰牖記一首

俱見河渠

王令

語在隱逸志錄遊壽寧寺詩

一首見僧

其暨陽居詩四首云出無王事牽入不治居舍

蒿藜入墻屋塵垢變几架糟糠苟無憂智力取自暇逢詩

即廢日得客輒忘夜積懶遂成性習勤反如詐幾不類急

傲媿耻將何謝身非爵與官車馬久不謀家無田倉儲

雀鼠非我仇朝出從人居詩書講前脩暮從兒子嬉歡笑

何所憂閑將筋力疲懶使志慮收斗醕尚煩送誰謂能無

求自吾居暨陽已見月四周流年不我謀寒暑忽已邁

悲來何足數苟死固無羞于今用力薄莫齒將何收斯

道久泯泯斯人固悠悠歸豚非吾心在禮惡不酬從

人效屈伸俛仰豈自由於命有當然信矣何足羞

元
纒鑑

語在隱逸

其端居詩云脩

陰來門因好客時時掃窓為看山
面而開此樂恐於兒輩
覺長貧能免俗情猶儒衣不似牛
衣好分付山妻故窄裁

國泰詩云

千香簾影靜浮華對面機心萬里
踪夾駢同

戈窺虎穴亂烏橫陣占鷗沙當人
不讓爭先看袖手須旒

老作家欲訪爛柯山下寒洞深春
染碧桃花

明朝詩云

莫笑詩翁懶出門詩翁樂事在山
村鶯啼楊柳金歌舞蝶
宿梨花雲夢魂晝晝丹青分曙色
壓醅醜醜漲溪衣燕燕
風裏茶烟外自選唐詩教子孫

德詩云

青山僧竹筵

籬笆彷彿林泉隱者家酷愛綠窓
風日美鶴梳輕毳亂楊
花懷歸詩云折柳期春便歸叮嚀
好與護柴扉東風

恠我歸鞍晚調撥楊花到處飛

簷馬詩云錚錚金鐵夜

交鋒哭敵秋聲殺氣雄戰退曉天
塵不動依然橫架待西

風鬼燈榮花詩云老死儒生習未
除殘膏分得燎原餘

一枝冷焰搖清夜要讀生前未了
書得女詩云得駒未

必真權奇中雀未必有淑姿兒男
未必黜鼻舜女子未必

尤門相吾今素髮紛如絲得此一
咲春生眉蒼蒼天道不

我遺猶勝伯道全無兒

自題小像云白髮蒼顏踏藤兜

頽水月光中梅花弄影

客况向云鴈沉秋驛雨

雞送曉窓燈書壁云門當車馬道
簾隔利名塵寄友云病
猶有藥扶持老貧為無心俯仰人
遣興云門因好客時時

掃窓爲看山面面開右澄江詩人苔召翁得意句也詩家
與文章家不同詩家最難剛後三百篇經聖人手議論不
敢到建安稱七子李杜蘇黃集大成渡江初誠齋放翁後
村號三大家數其餘江湖詩人一聯半句雖是小家數亦
有過人者如江西派中人物彭城陵陽南康人皆入杜者
故自古澄江無詩人意今有人矣右元陸文圭又既能歸漢識
真主何必下齊求假王此苔石翁讀韓信傳一聯其他詠
史類若此觀是語也翁又奚止一詩人哉愚於是乎有感
右元張翥小像贊云天之爵異乎人之爵詩之昌同乎道之昌
詩之存者什一下與山川出色上與星斗爭光嗚呼此先
生所以雖亡猶不亡也右國朝十卷

陸文圭

元史本傳云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

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
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
者稱之曰墻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
鄉舉文圭爲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
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
八十五文圭爲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甚
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
續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
於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
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塚墓盡發人乃服其先
知有墻東類彙二十卷賀志云取秦漢唐宋以來文章係
民發世教者類編爲書五十卷名師宣堂文志錄圓通

院遇雪詩一首

見僧子

天慶觀丹樓詩一首
天壽觀載夢舟

詩一首

道觀俱見

陸宦行狀一首

見政事

單濟之墓誌銘一首
李

義浙西道院記一首

治見官

同知江陰州事韓承直德政碑

一首

見戴

江陰州尹李朝散去思碑
張可久去思碑各一

首

俱見

其慈悟居士墓誌銘
畧曰范陽張仲威一再仕于

暨聳人愛之遂留居焉間爲余述其先考君之賢長身玉

立鬚髯若神便鞍馬射命中軍中號萬人敵隨史丞相南

征斬獲甚衆攻釣魚山先登陷陣第功行賞將命以官一

日單騎深入岩谷若有所遇巫歸焚其弓矢懺悔事佛終

日跌坐手不釋經卷與人言媁媁如恐傷之無一點豪武

氣鄉人稱爲慈悟居士嗒然有厭世之心病革口誦佛號

不絕瞑目搖手而逝吁異哉傳載韋應物初爲三衛衛士

驕橫不羈晚年折節所至掃地焚香清淨自居世果有以

人也君曾祖諱建中家饒財富收滿野上腴居邑之半散

郵孤貧延納賓友其門如市官脩馬今家飼官騎二十四

匹者與循一貧君飼如法歲且蕃息與之官不願受人以

比卜式里居一夕盜闖其門聲甚惡君呼而進之曰若等

迫飢寒非獲已也吾素不儲珍產所有者絲纊爾悉置

庭下恣所取盜驚駭欲棄去君徐以溫言撫之各負重而

奔未幾兵寇搶攘君出避地卒困於沙漠垂殆見三十許

人不知所從來翼而出諸險乃脫問其故對曰疇昔之夜

受君賜今是以報君既免於難遂不問家事蕭散林壑壽

九十七祖諱益相繼隱居習岐黃之書務以救人不避其

利州里德之晚授朝奉郎大醫院判官壽九十六父諱德

林始以良家從軍天兵攻信安四面阻水久之不下君策
馬環視白其帥曰城如臥牛形背有廟焚之吉從之即日
城破帥大奇之挾以歸朝賚馬四匹羊百口俄謝病去壽
百有一實生居士諱山字某至元十三年卒纔五十有七
葬于永安鎮曹家務銘曰君之祖若父三世皆登期履豈
昌黎所謂未有佛之時耶君一超徑悟求佛利益乃罔或
克壽髮半百早萎豈命有所懸人固不得而移耶將覺性
高存雖亡而不墜抑不在其身而子孫之貽耶 妾陳氏
墓銘曰薜英兮秋暮闕芳容兮幽主
六如亭兮梅花路別朝雲兮終古 梁益 語在
名節 俞遠
語在名節賀志云遠刻意二詩文鉢目鐵心句銀月煉不
苟措一辭有唐人正始之音著學詩管見一卷空谷吟漢

若干卷

志錄小石灣詩一首

見山

天壽觀詩一首

其澄江八景詩八首云落月昏昏城樹白山烟一帶接關

居天高樓鼓晴先覺江近篝香潤不除刀斗管前看洗馬

輓轡井上聚穿魚蓬萊有約蒲帆重欲問麻姑借羽車

去烏作飛車送鬼過剪燭煩昏抄細字看天未旦起狂歌

玉關何處頭如雪明月長竿還掛策

復東星移河落日曠隴三聲雜唱齊州白五色鸞翔弱水

紅舟楫盡登揚子岸衣冠應滿太空官寸心老我傾葵羞

扣岳狂歌兩鬢蓬

鷓鴣冠花發廣陵忘換柁水吞雲夢好持竿珠光電轉龍堂

書玉屑空飛兔曰寒一曲菱歌歌遽止馮夷按節鼓狂瀾

右孤山 春月少晴晴即風石灣今日好春融已憐野水添
栢綠更有雜花開樹紅錦帳移厨人簇簇銀鞍並妓馬瓏
瓏擊壺錯接伊州弄句落鷗波浩蕩中右石灣大江日日
潮流地八月飛濤天半來高蹠一門危立海散馳千道殷
崩雷鳥驚斷磧都相失綠樹橫山不及回寄語北來能賦
客江南奇觀遲登臺右楊子吳山望斷楚山蒼江北江南
一葦航野屋半開人慘澹征車相次馬玄黃羽竿風急回
鳴鴉魚笳燈微隔樹桑榆顧揚州莫惆悵燕姬樓上勸飛
觴右少卿廣陵南盡是長川山隔川流不隔烟一騎看花
來闕下千帆轉粟上天邊漚波鴈磧芻蕘合豚穿雞埭井
絲懸我住孤城愁偏又定來釣弋過殘年右淮甸

王逢

語在隱逸 志錄陪何禮部
等行鄉約禮次韻一首見卷

烈女廟詩一首

視壇

楊子舟中望鵝鼻山詩馬洲望孤山

詩避亂綺山謁子方先生陸公墓詩席帽山辭各一首避

山

地前湖詩三首俱見空谷先生挽詞連環歌各一首客金

陵泊龍灣詩二首

俱見

義僧行一首見卷秦筆妻詩雙珠

辭三直篇各一首

俱見

其和惠子雨中詩五首云草閣寒

多帶水陰雨餘江鳥自浮沉鬢毛漸比吳絲白春色都隨

烈女

杜酒深一桃花昨夜愁盡發燕子今春疑不來雪衣鸚鵡

亦可怪錯喚主人非一回右今春又值甲子雨十年之前

右

右

人日晴東風誰家作花信白水滿階如雪明石鵝鳴喚雲

雲不開紫茵生榻蝸行苔五花詰身酒市賣一葉野舟天

際回右小范宅前花霧開正夏惠子白驢來春波鴨綠酒

一色飲酒對花須百盃五題杉谿老人家壁詩云朝夕一

盃白飯東西幾納青髻邀客烹葵刺壁課兒題竹高齋

紅白花明水寺青蒼樹繞沙村夜多涼月照席日有清風

掃門 避地梁鴻山詩云舍邊新花夜合井上老樹冬青

孟光齊眉舉柴兒寬携鋤帶經 三百銅錢斗酒一雙蠟

履千山莫問浮雲富貴且消天與清閒 北里戎衣袴褶

南隣墨勅斜封多我幽居水竹有誰高臥雲松 風塵涉

五六宰忠孝錄數十人已判詩移白日更須藥駐青春○

半山昔拜少陵像謂公詩與元氣倅後

五言歲無繼者元氣茫茫散不收我朝詩派因中州氣節

首推劉靜脩宋季陋習茲一洒天運亦復詩家流揚趙馬

范虞揭歐金華蕭田誰與儔亂來風雅久衰落喜向滄江

聞權譚澄江席昇同羊棗風塵之表從天遊每和君山老

父笛不換華頂仙人舟有時擊節驚陽侯百怪莫敢窺十

洲鯨波可蹈惜沉劍鼉鳴欲暝思連鈞澄江浪高江月浮

江神迎權風颺雲機上割天孫錦底用枯槎橫斗牛放

歌濯足銀河秋涸浴下為澄江留誰道澄江淨如練我視

滄江且一漚此日相遭東海頭東海絨塵生我昨醉擊珊瑚

碎蓬礫咲委蛟珠輕博戲俗淫世靡吾所羞孤鳳默默群

鳥啾夏舫一扣海能小祖楫載誓天何尤澄江權歌歌未

休凝碧管弦非所愛君詩匪予得稱好贈言請視今汪周

補元

許恕

字如心家北郭故號北郭生能詩善醫邵使
者薦授澄江書院山長不樂即棄去浩然曰

得與山僧野子相往還乘風詠月入莫測也恕少有志卓

然能自樹立會天下多故因去之海上慕韓伯休爲人以

終其身所著有北郭集行于世

補出王季林石孫作諸序說

志錄小

石灣詩一首

見山

其我生吟云我生本不羈只合栖岩幽

不與木石俱還同鹿豕遊失身落塵網羲娥逝不留飛鳥

忽入籠縱鱗初中鈞願借東南風決絕西江流倒解蒼生

懸一沈諸公羞生能耕吾土死能歸舊丘遂令漂泊窮愁

此遲暮秋

清夜吟云落葉走空林疎世語清夜遊子行

明發飛夢已客舍悲歡在聚散寒暑易代謝歸息擬田廬

春陰遠桑柘

偶成云一雨豆苗綠獨行溪水西繁露墜

叢竹新流漲芳晷偶與樵者語忽聞幽鳥啼內機久之息

處處武陵溪

故國吟云水郭春雷後能無故國思河魴

羨玉乳江鱗鱠銀絲鬧市燒燈夜晴灣立馬時歸心驚半

百已辦草堂資

蕭市早行詩云張家宅前蕭市橋侵晨

發船江霧消堆雞三唱屋角樹柔櫓數聲沙際朝此時飛

上海底日錦雲滿江光蕩搖灘聲遠逐水聲轉海氣還兼

霜氣飄人生各各有所役豈水有漁山有樵干戈正集沙

塞戰環環已退天門朝嗟予久作江海客往來自歎鄉關

遙石田茅屋倘可遠白日醉眠吹短簫

綠陰清晝詩云

青蔥榆柳蔭庭除白日遲遲晝景舒滿地落花清氣淑數

聲幽鳥黑甜餘越羅剪水新裁服海燕銜泥偶汚書座上

笑談無俗客者茶燒笋薦江魚

耕樂子詩云牛背斜陽

遠村孤邊獨樹閑門有莘野中耒耜浣花溪上盤殮書
徐氏壁詩云臥聽今雨舊雨坐看前山後山不許時來俗

駕柴門雖設常關 吳門秋懷詩云百年身世一浮漚又
見新涼入郡樓何處砧聲連野哭舊時月色照邊愁吳姬

蕩漾芙蓉浦宛馬驍騰首宿秋壯志不隨天比老幾回風
雨夢神州 巳亥南樓九日有感詩云憶昔軍始興將家

出南郭茲晨正重九炊烟靜墟落奔竄愛甲兵漂零任溝
壑偷生竟何幸一貧宛如昨念離傷獨遊對酒忽不樂君

山渺何許時菊亦落寞愁多客髮稀世移生事薄坐久一
長歎飛雲度高閣 寄黃叔彛詩云冉冉光陰赴壑蛇別

來相憶設谷嗟風吹落花野陰暮燕語空城春日斜比郭
詩成時自改西鄰酒熟夜能賒丈夫出處會有日不負平

生書五車

次張藻仲春雨韻詩云春雨淋漓已倦聽鄉

愁如酒醉還醒河鮑初上荻芽白江鱈正肥楊柳青葉物
豈能供老大澗毛無復薦芳聲斯民欲得霑膏沐枯朽全

蘇萬園寧

錦樹行詩云憶昔家住卷城東周遭烏桕葺

青楓一春門巷綠陰雨六月林塘清晝風時當收藏未重
落景因壯觀還青紅織成誰似天孫巧染出豈非青女工

十年無家寄吳市一日曠棹來宮廩人家隱見流水透樹
林綉爛孤村通赤城丹霞映絕嶺西山落日迴蒼穹綠花

秋明步障外歸鴉暮落天機中高情作傳憶郭僕浮華戲
人悲石崇題詩曾流御溝水剪絳何煩西苑宮人生前老

歸未得秋色雖好將成空何當喚趙松雪寫我秋林倚
瘦筇 長亭柳詩云長亭柳長亭春色幾如酒柔條細葉

亂風烟年年盡
屬離入手汴水河堤空
復春朝元宮闕已
成塵何似長亭管
離別常送東西南
北人我家揚子江
頭

住憶捲疎簾看飛絮
幾時折贈北郭生
歸卧君山最佳處

邊塘樹詩云邊塘樹從來生在邊塘路干船萬船百尺

牽潮去潮來幾朝暮
樹身截如刀鋸痕
半身刻鏤半身存

生成亦蒙雨露澤
枝葉叢茂煩深根
可憐托身不得地
銷

盡凌雲浩然氣
深林自有棟梁材
廢質宜為人所棄
告

天子詩云告天子
爾何微麥秀風暄
高下飛餘音嫋嫋
入

雲去飛向天閣如
有訴天閭蕩蕩虛
且高言之諄諄徒
爾

勞多少功臣如柱
石絨口全身保衣
食 精衛詞云西山

石東海波海波浩
渺山巍峩啣石填
海柰若何羽毛摧
折

口流血心不轉海
可竭 吳宮怨詞云
碧雲樓高秋月低

夜夜栖鳥夜半啼
吳王宮裏無西子
江清露白芙蓉死

北郭集 曰禮部主事許君文度持其先處士之詩曰

北郭集者若干卷
求為之序其雍容
俯仰若冠冕紳理
周

旋堂陛之上其縱
橫馳聘若風雲蛇
鳥按兵行陳之間
而

其音節曲折則如
琴瑟簫磬樛乎並
奏而雅韻逸發也
余

玉讀之不暇而為
之嘆曰美哉乎處
士之作也何自而
臻

此余聞山林江湖
風振樹而雨垂淵
其間隈壘波濤與
夫

石竅木穴遞為吸
吹吞吐春撞澎湃
而洪纖廣隘徐疾
以

有巫胡清越鏗鏘
鏘作止散合引唱
荅和無不中矣合

節天為成而地為
設也古人之於詩
何獨不然哉其情
與

事物感觸有憂愁
悅豫喪離疾病也
於是焉有歎息嘯
歌
哭泣呻吟之聲因
其聲之韻合言之
文而詩者出焉莫
非

自然也夫惟自然是以不窘於研揣畦町之間有以發其
比興之微而極乎人情物理之變今於處士之作見之矣
處士鍾粹美之資抱疏通之才執溫恭之德而伉高尚之
志方鄉邦據于借僞時鮮不爲其用以苟升斗之祿處士
曾不屑焉盛年甘自放於海濱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拂鬱
悲思慷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嗟乎與處士
並世而遷就委曲取富貴者非不得時名而爲閭里之所
艷距今才二十年泯焉與草木同腐者其人往往處士雖
布衣沒齒自其在時負能詩聲既沒而有賢子若文度者
發其遺稿彙次成帙刻梓以傳處士之名固當與是俱並
存天壤間矣以其所得者計之其所取於造物果能優乎
哉足爲序洪武十八年歲次乙丑三月六日前史官眉山

蘇伯衡序又比郭許君如心其質清以奇其學醇以正其

爲歌詩也其思深其義備其爲體也古其論事也激昂若

有不足於時不偶於世者由其性情中出固也右元觀

處士之詩玄澹冲曠其情也發揚浩瀚其詞也瀏亮激越

其音也是雖欲弗傳蓋難乎其弗傳也右元吳郡先生

少以文學著名其爲詩一出自然讀之愈久而意愈無窮

固不暇如世之粉藻一辭一句取長而字希尹博學善

媚人口此善學淵明者也右元天立詩文尤精書翰

動止閑雅不事表襮有古儒者風家于溝南鄉人重之不

名咸稱爲溝南先生所著有溝南集初用薦者起家紹興

路和靖書院山長累官南昌路儒學教授江浙行樞密院

都事海鹽州判官辨出類志溝南集及孫作危索其枕上

詩云無家如我苦有夢與秋清枕上已千里樓頭初二更
雨晴簷尚滴月到隙先明索索枯桑葉時時語不平 傲

李長吉體家七美人云心如石淚如鐵重腫將軍帳中別
朱旗卓地蹋楚歌蕙蘭氣散將如何土中碧血無人掃春

風調笑美人草右虞赤龍飛白蛇斷紅藥急開春不管野
雞飛離來逼人如意擊碎雙蛾顰約姿老翁雲滿筵夜聞

人羸鳴嗚泣右戚紫金槽鬱輪袍琵琶張棖漢月高陰山

一去一萬里長別官家嫁戎子風沙刮人百草乾青青塚

高摧肺肝右昭燕雙雙尾涎涎黃金屋高花滿烟玉階碎

搗明月色合歡素紈吟不得長信宮門夜如海萬歲千秋

心未改右班錦為障金為谷木難瑟瑟瑟翠衣服主家十二

鴛鴦樓春風撲簾閒玉鈞遶前雨照飛箭急花委香泥不

堪拾右班

琪樹新壁月滿洞房朝夜香風爇臨春結綺

詞章後庭花飛斷人腸馳驅無聲冷脩綆雙雙劍合燕

井右班霓裳荔枝漿白鳳叫叫玉笛長髭毳舞墮梧桐

月無人為解同心結金錢錦綉娛養兒三尺白練酬相思

古五 ○ 江陰儒者張希尹明春秋

之學喜詩文蚤歲以部使者論薦累為校官發聞清美居

閑數載一旦當路者知之起為行中書掾治文書佐死為

如素官滿考除嘉興路海鹽州判官專職征稅而不與州

事人多絀之希尹欣然曰為貧而仕不猶愈於抱關擊柝

者乎吾知盡吾職而已又云希尹傳聞記子宣能世其

業父子自為師友右元部陽

浙政府以太帥移利公僉樞府事都護方面公統率牙將

凡十有六控弦之夫無慮數萬而猶兢兢慎重求賢乞言
知不及於是有國士者曰湖南鄧林思義江陰張端希尹
並以參謀在賓介二士行會稽楊維禎酌之酒贈之言曰
一方固之安危寄於一都護之重一都護之舉動寄於兩
叅謀之佐都護重以位叅謀重以畫畫者言焉位者聽焉
驥而行焉吾見樞相之德日愈崇威日愈隆地望日愈重
且雄雖以經略天下其可也豈直東南一方而已哉宋
有國士者尹洙氏當葛懷敏之出帥鄜延也洙言於上曰
不患士卒之無勇患大將之寡謀奮身自請叅議懷敏行
軍事上如其請君子借洙庶幾國士已而懷敏不能卒用
而自用以饋今二士之從樞相出於禮而致非自售往也
自售言言易詘而禮致者言易投此言之行不行辭也

之行不行功之成不成辯也二士行矣吾將賀樞相之復
吳沒地不復於控孩之夫而復於石畫之士可指日待也
二士行乎哉詩曰桓桓上國將受鉞莫南邦貔虎嘯中野
鵝鶴鳴大江長戈挽日軸雄蔡植天杠左之排闥噲右之
易位逢將軍意不樂憤作玉斗撞匹士能重國五兵徒聞
鉞下禮大將壇聘璧銜金釭迺獲兩國士非虎非熊驪文
能七旬格信可三日降戎歌

兩國士南金無足雙

右元楊
華夫

國朝

孫作

金華宋濂作東家子傳曰東家子名作字
大雅官以字行故一字次知姓孫氏世為

常之江陰人自曾大父澱川先生四傳至公而學益大門
人弟子以清尚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

詞旨閎博蓋古人未發雜之之書蓋不能辭也江西饒介之以才自負不輕與人尤喜其書曰公勉成之會有識者奚必後世揚子雲哉至正兵孽家三吳間盡棄他物唯載先世藏書兩弊簾而已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卒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熙怡自若略不爲動久之衆爲罵曰築室家子淞焉自予在禁林時已聞其名而未之識也洪武癸丑朝廷議采天下士纂脩日曆以濂與總裁間求士於禮部尚書牛諒諒首以公對且出其文一編讀之不覺嘆曰安得與此人比肩一時以快平生之願與未幾公起自田里詔與編脩入內因得朝夕相歡越六月書奏倒除翰林編脩官公獨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儒學教授三年選天下學官內任公復在行比考春官廷對皆

第一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郡又明年召還成均又明年陞國子司業前後八載與公對牀促席擁爐夜話皆未若出入禁闥同宿翰林日最親且久也公器宇凝靜似不能言而通亮過之與人交初若秋霜之不可狎久則如冬曦之不忍去雖或以是非矯公惟自切責終無忤色平生所得一出古人文特餘事耳然亦靳爲之有至數年不獲一字者唯好著書當劔戟之聲相摩遇其得意窮日夜筆硯不輟家人數誚讓之曰吾生丁亂離復憂飢寒既無益於時又無聞於後是豈天所以生余而余所以事天之心也哉其勵志不息若此僕嘗窺其成書一二如魯齋王公仁山金公白雲許公諸鄉先正義有未竟理有未白公一一析決不啻親承曾思之傳洞矚千古之上析之則理

勝闢之則辭嚴動有據依皆非臆說此公之學不可及者
一也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辭不暢肆於辭則理不直唯公
折旋蟻封不失毫髮下上峻坂如履康莊此公之文不可
及者二也公負二不可及乃欲以文藁屬余余謂文之有
序本故舊門生類次成編志其歲月非以是爲文之重輕
也矧公事業文采方壯未老顧豈非辭所能贊其萬一哉
唯東家子宜有集又故左丞周公伯温已述於前獨小傳
缺然未書余辱在記載姑據其槩以貽知是書而不知其
人者觀焉 贊曰東家子中虛外夷剗城府雖巖栖谷
飲遊於造物者不能過也至於折衝造詣弗苟異同卓然
自成一家真士之諤諤者矣圖說答性難等篇神采俊發
正氣滿容灑洛之外康成輩有是言與人言東家子書其

醇正似孟軻其瓌璋似莊周其謹嚴似通書其峭厲似法
言而又約以六經之淵奧周以天下之知慮博大哉仁義

之言斯其爲東家氏之學也吾於公之文亦云

子虛斯文
力未所謂

東家子皆無有突然當讀其吾性難思誠齋記語作及上
王憲會崔太守等語有以窺見孫氏之學之淺深也宋公
親承曾思闢折金許之論不特磨過其實抑亦破傷志錄
其賢矣豈其爲辭壇樹赤幟與誰用者之詳見難辨志錄
徐臻大師傳一首 空谷先生墓碣記一首

志錄
其還

陳檢校山谷詩云蘇子落筆奔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嶽湯
湯濤瀾絕崖岸巒巒木石森劍槩二子低昂久不下藪澤
遂包龜與縲至今雜沓呼從賓誰敢倔強二子角吾尤愛
豫章撫卷氣先愕磨身咋舌熊豹面以手捫膺就束縛織
毫剔杖難具論宛轉周腊爲鄭朴烟霏澹泊翳林莽赤白
照耀開城郭沅江鯨助不登盤青州瓣胥潛注殼洞庭東

南入無野二儀清氣會有壑士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
無繼作我嘗一誦一回顧如食橄欖行劒閣忽聞凍雨洗
磨崖抵掌大笑工捺摸作詩寄謝君不然請從師道舊所
學 大堤曲詩云日落襄陽城月照大堤曲綉頰似華紅
含情江水綠 君騎白馬來我騎青驄去背面不相識兩
馬驕嘶住 漢水可方舟大堤容兩輪春風堤上華不入
漢陽津 宣城竹葉酒女子數錢沽上馬問兒童醉似山
公無 雨中詩云江南斗米三百錢抱飢閉門人晝眠衾
裯入市不論直破竈日中炊濕烟 贈筆生張蒙序云昌
黎韓子傳毛穎為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
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遺其子授筆
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即以常

筆與之既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
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為一代法書而不
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燕乃能過誠縣之書信乎千里馬
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 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
穎輩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始無聞焉余嘗以筆
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章續論筆之過其
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
鋒齊腰強為善大抵巖石斗絕其兔下上再突舉身之力
皆聚於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
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
於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強為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
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

南入無野二儀清氣會有壑士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
無繼作我嘗一誦一回顧如食橄欖行劒閣忽聞凍雨洗
磨崖抵掌大笑工捺操作詩寄謝君不然請從師道舊所
學 大堤曲詩云日落襄陽城月照大堤曲綉頰似華紅
含情江水綠 君騎白馬來我騎青驄去背面不相識兩
馬驕嘶住 漢水可方舟大堤容兩輪春風堤上華不入
漢陽津 宣城竹葉酒女子數錢沽上馬問兒童醉似山
公無 雨中詩云江南斗米三百錢抱飯閉門人晝眠食
稠入市不論直破窻日中炊濕烟 贈筆生張蒙序云昌
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
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遺其子授筆
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即以常

筆與之旣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
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
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燕乃能過誠縣之書信乎千里馬
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 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
穎輩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
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耑續論筆之過其
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
鋒齊腰強爲善大抵巖石斗絕其兔下上犇突舉身之力
皆聚於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
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
於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強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
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

其強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於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徒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買舶來吳艤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官數求余言時方以能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嘆識者之稀也 杞鞠軒記曰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闢軒以延容環藝杞鞠既字其捐又屬爲之文按杞與鞠二類杞即今之枸杞鞠則今之甘鞠鞠尤多種他如馬蘭之爲紫鞠瞿麥之爲大鞠旋覆華之爲艾鞠信皆以鞠而雜餌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謂惟

真鞠延年效與枸杞不殊則真鞠正甘鞠耳世以其美作羹其華入藥而本草亦謂服之輕身延年自天隨子擬以供榕按而二物始貴然其味猶在肉食之亞至東坡翁守膠西齋野蜜然不堪其憂日循廢圃求杞鞠食之捫腹而笑則具足殆與穀粟比矣凡物益於人適於口不幸而不見賞於賢士君子卽狸唇豹胎味同腊毒而椒蘭桂蕙下比次棘又况杞鞠而已哉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產之賢曹孟德之姦卒不敢以人望廢清議甚者布衣之士操其子奪定爲國是以佩安危是則物之貴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爲重輕與先生於人物無貴賤大小揆攬成就出其口者視天隨東坡之藻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過舉焉今復推其嗜好則於兩賢之間然後知向之所同益信不

謬余居委之南湖月與二三子誦把鞠賦以忘肉味久矣
而比歲下田不登方春農食麥葉或者天發其珍以相斯
民而神靈之效將不在沈髓伐毛之後也乃重爲之記先
生名大年字昌齡長嘯軒記曰人之聲在天壤間與元
氣同出入鱗魚之在淵與水同呼吸也故凡聲與氣同則
雖生教萬物慘舒陰陽代謝四時將無不至矣其泛官流
徵音中律呂使庭柯脫葉萬籟爲虛凝將雲而集長風又
何惟與昔者聖人知夫情之不可已也爲之嘯歌以洩其
憤懣不平之氣是故嘯之清也凜然其似秋使人無不悲
歌之和也暖然其若春使人無不悅而八首之政於是通
乎人焉西江劉子憲自其少時以奇氣百六經之學研精
揣摩工爲歌詩駉駉然上追漢魏下軼晉宋旣以得名當

時然猶自謂僅足以咀草木之英而未足以吸月露之華
則又發爲長嘯之音奇與一時以名其軒而士大夫因以
阮籍孫登輩方之是豈足以知子憲哉子憲之事業雖不
少槩見方其結軫連騎北抵燕趙西歷秦晉上太行窺滎
澠絕黃河過伊關徘徊乎梁宋齊魯之間汴洙泗之淵源
慨陳蔡之遺跡而知道大之不容則子憲之心固已大喪
矣長嘯之發豈不發於悲歌廣武之臺與旣而南望大江
披襟吳越逍遙闔廡以挹武夷山水之勝庶幾復見延平
師友揮歌九曲之餘則長嘯之發且將卧餘子於地下又
豈艱危隱約沉湎自放於禮俗之儔可同日語哉以是觀
之惟所悲憂之嬰吾心浮湛榮辱之閱吾目成敗得喪之
過吾耳舉不滿天一嘯而世有待其不足恃以驕乎人寧

弗少媿也與吾老矣異日儻見子於麻姑山中聞有警
之音逸於雲霞之上者非子也邪子母曰不吾知也說
相曰相人之法論形而取舍之此世俗警伎之見不唯不
足以知人而吾所以取人者一失其當則未免喪心挫志
茫乎君子小人之不暇擇矣九方臯天下之善相馬者其
求馬也物色牝牡不能知而不失其爲良馬故伯樂曰若
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羸在其內而忘其外善
相人者亦然相雖定於形神氣色之中見常在於形神氣
色之外余嘗學此而行二法一曰變二曰常常者人之所
不見變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猶可勉強則雖鬼神有不能
知當知其勉強逆計以通其情則雖季咸之相壺子不能
得其畧至於天機之動忽焉而不可掩是雖裝行儉之

王陽廬駭無以出此也莫難逆者動靜語默之機莫難察
者倉卒應變之機於其不可逆以觀其愛憎取予之常於
其不可禦以窮其必發難忍之變一變一常一復一剛而
倉富貴賤壽夭之理得矣譬之於水匯而爲淵激而爲湍
束而爲峽流而爲川人見其異耳然而汪洋起伏之形悍
怒崩蹙之勢萬變不常而大小淺深之數可以智測者其
理一也里士陳君漢翁善相人與余言悉合故錄此以遺
漢翁而士大夫得吾說以通之亦或有以知相非進於技
而已也漢翁通敏博藝舉止落落如物外人尤善飲酒遇
所得輒送酒家嘗爲學官不久即棄去皆夢軒說曰余
客松上夢一道士戴華陽巾著黃練衣者來訪余揖而問
曰容誠有道之士歟何衣冠之異也容笑曰子未聞道也

吾身蛻也衣又吾之所以蛻所蛻也蛻且非吾有蛻所蛻
吾烏乎有哉余曰若是則遊方之內者懸而未解也請論
懸解可乎客曰然子以淳于棼之典郡貴乎曰不足貴也
子以莊周之爲胥樂乎曰甚樂客曰是二者皆未足以語
懸解也敢問何謂耶曰汝於周則樂於棼則不貴豈以螳
夢則胥胥夢則非也於一夢而別二夢是非懸之未解
乎今吾有術能與若以物變化試使汝一爲胥一爲螳子且
樂乎且不樂乎抑將以胥爲樂螳爲不樂乎曰悉不顧也
曰然則子於胥夢也螳夢憂悅爲火災憂爲寒水寒熱感
於冰炭膠其胸臆之不解不既涼乎且子嘗於夢曉夢
乎曰有之嘗於夢曉夢覺乎曰未也曰諾哉今蔽穴之客
江湖之士投簪綬而謝人事共往幾人其來復幾人吾視

此猶夢曉夢也非夢曉夢覺也曉夢覺者孰有覺而曉夢
之樂乎人能於夢曉夢而不能於夢曉覺是故終身遊於
大夢而不知覺也於夢曉夢者其唯至人乎然夢覺可以
致而不可以傳也遊日中者忘昏夜之幽趨燈燭者忘暗
室之陋吾燭子以暗室之光而不知大道之真皎子以望
舒之魄而不知陽鳥之赫與子遊夢而不知相相之非吾
是則道可致而不可言縣可言而不可解詎不信夫於是
恍然而醒惕然而起不知夢之爲吾吾之爲夢童子擁篲
而進曰昔夢先生來也遂理前夢爲皆夢軒說 坐右銘
曰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靜以養其心強毅以
篤其志去惡於人所不知之時誠善於己所獨知之地毋
賤彼以貴我毋重物以輕身毋徇俗以移其守毋矯僞以

喪其貞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能容所不能容則過人極
高明以遊聖賢之域全淳德而為太上之民 陶淵明贊
曰晉室之遺荆州之裔耻事義熙寧死栗里公田之秫三
徑之資安能鬱鬱久居於茲何物小兒應束帶見彼五斗
粟謂我眷戀秋風吹衣秋露沾語用鄉法吾愛吾廬
李太白贊曰玄元奕葉聖神孫邈然跨海超無垠錦袍淋
漓舞鸞輪靴練斯文遺世紛弄娥招搖迎帝閣詎以九河
導崑崙飛魚挾輶相女嬪回光下照扶桑瞰洞庭鈞天弄
節聞俯仰一笑三千春天台子微未足論大兒汾陽誰與
倫知章識公尚幾塵日衡氣機與地文采石之水青山雲
臆魅夜嘯狂颺墳吁嗟夫人此栢神文或不死非其存
甘澧傳曰澧字公望姓甘氏其先殺城人祖道謚

襄漢間遇異人儀狄授以黃白之術處于中山其後有見
於亡何鄉者留之一宿而世已千日故相傳謠為得逖巡
變幻之道也韞生鬯鬯生五子皆能世其家而仲子澧持
醇謹醞藉與汎汎輩不同年未弱冠祖以為風味似己且
許其異日必立奇望因字曰公望既長果有高志去隱江
夏與黃香齊名諸人鳴夷子聞而謁之曰僕飲足下之名
熟矣竊伏江夏足知雅曲然父居此恐為輕薄子所浸吾
欲挈子泛扁舟以歸五湖可乎澧罵曰人豈不自知子雖
魁梧滑稽而量不洪以身托子傾覆之患必及我矣鳴夷
子捧腹開口大笑曰餘子不足容容鄉百輩未多也澧曰
先生且休矣俟吾熟圖之鳴夷子謝去往說曹相國曰吾
臥東閣視君侯所親皆天下茅儕也君為相國乃不知有

人才耶相國起而進曰僕狂愚誠不自知惟足下垂意教之鴟夷子曰江夏甘公望其人也此人惟可就謁而不可力致願君侯具駕身自就之相國問即往見澧於席門之下喜曰吾得其爲人矣公望和而不流者也若使木桃推之楊素羅之必出旣而果然乃載歸箱中令與木石居久之鴟夷子復求見曰相君之貌玉色金聲誠過於昔觀君之行清通簡要亦以幾於聖人矣惜不早從吾言卒爲曹君所賣今相國言子於上上求子甚急且欲封之以上君將何決焉澧噫嘻大息曰僕本鄙樸素無物情相國以勢壓我強令我出假使置我於七品三爵之上吾豈愛焉然業已無及顧且奈何鴟夷子曰向君僕里人也方尊寵用事父居上前未有所薦而吾舉問君有素爲子計者莫若

因僕以見商君因商君而見帝則君之富貴未可量也澧於是許諾日與鴟夷子歡密數見傾倒約商君居上前同上謁上方勞於政務與群臣燕洽見二人來遽問曰客何爲者鴟夷子持重不荅詔光祿卿翼而至前商君從容爲上言是即陛下所欲封者今幸求見上津津喜溢於面曰朕心醉君之德久矣何自從諸大夫來耶曰臣以陛下喉舌之官曠職願瀝涓衷以禪朝夕上前席笑曰生來吾無憂矣然怪其意氣慷慨輸寫不竭數以口侵之曰成子之材可謂商家之教矣若趙魯之役誰實任之澧曰彼荒王耳徒以口腹殘民何足置齒牙間哉上快然不樂顧左右曰此君乃欲以冷語冰人遂罷燕明日復召見禁中曰吾味子之言厥有旨哉青州腹心之郡顧非君莫能使吾

高枕而肆志其賜平城爲君湯沐邑以奉朝請澧再拜謝曰臣待罪升斗之祿唯恐有過今一旦指臣以重爵豈可無筭願得從事斟酌可否時時召見廁於賓客足矣慎毋以臣故令陛下荒悖迷亂啓御史執法之議也上曰吾籌之屢矣卿所謂盡忠者澧自是居外凡歲時郊廟百神宴饗大祀必與薦裸登降每居上前雖大臣貴戚莫敢同列上親愛彌甚頗用澧爲喜怒臣下多懼商君心不平欲以計傾之而未有間會上投筋接澧商君因側足壓之狼狽顛仆上矍然起立奔救商君而澧已惶恐投地展轉趨出矣上竟兩釋不問澧退而歎曰上愛商君不過口耳若我則以腹心寄之商君烏得與吾比哉未幾澧與風后戰有功進爵澧泉郡侯官二千石終于齊 贊曰聞之長老言

澧實和易善得人雖當上所信任出入禁闈無親疎貴召之人人與之盡歡以故大臣將相皆愛之未有嫌嫉其短者澧始以鴟夷子商君見上上卒任之既貴商君乃欲以計陷害當是時商君之寵不衰澧固與有力焉獨不思澧去而已隨之商君之量狹矣 書甘澧傳後曰僕不善澧每以狂生目之既坐禁錮不通賓客所在談笑索然無歡然後知澧之不易忽也又時時見人誦澧功德不衰因詢其與素善者考其出處行事大較述以爲博大抵士大夫立身行已皆然方其心存日誠正使周礼復生何異於人人至於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則雖丹崖青壁猶足使人欽高風而慕盛德是知古今之張宣瑞之子字藻仲讀書過日士以隱爲樂以仕爲悲者豈有在也

不志十歲能詩文既長益肆力于學將揚山居鐵崖二公
文采名天下得其詩而嘉賞之一見為忘年不以諸生視
也洪武初徵授翰林編脩深被知遇

太祖高皇帝小秀才後謫濠州道卒所著有春秋胡氏傳標

註五經標題書陽集皆未及行行者惟四書點本至今留

刻郡庠雜出類志即志及其次韻蘇西澗聽琴詩云羣仙

燕集白玉堂九霄環珮聲微茫中有一人雲霓裳龍門之

桐手所將金徽拂拭銷琳琅坐令聽者俱倘佯一鼓天地

為低昂拜鼓日月回晶光漢水漫漫包湖湘青泥八百營

羊腸三十六峯澹青蒼湘娥憑怨兩不忘博山温火存古

香六龍幹回化日長羲黃問孔儼在傍直造太古窺鴻荒

秋風小弄轉素商城敗葉鳴枯桑世人耳聾絲與簧夫

識丹鳳鳴朝陽推琴神思隨飄揚恍如扁舟詠滄浪皎皎
亮月生東方不知身在荆蠻鄉送許穆從遊孫江濱云

澄江自古稱多士墟東老人老已死斯文潦倒屈未伸力

障狂瀾有孫子河汾講道身去隋天隨著書常苦飢先生

有才才不施後千日載今其誰聞說年來居秀水丘莘嗟

陀及暮齒君山草似未荒涼胡不速歸教鄉里送生從師

宜勉旃古人未必無師傳絳帷日暖絃誦好時從許穆謠

張宣贈相士云伊叢始華香滿院恁然有客來相見自

言勿讀許負書爛爛雙瞳炯巖電瞪予手采誇弄三昔何

瘦屈今豹變窮官行之談笑頃不用文場苦屢戰人生所

貴能自知我嘗鏡中見吾面兩顧頰色耳無輪齒凝低頭

甘鄙賤縱如眉目差疎秀已分半生食破硯長吟抱膝倚

青天看盡投林飛鳥倦封侯骨相豈不殊飛虎頭顱加頰
燕撥灰煨羊且勿言門外秋江淨如練謝張雲門惡墨
竹歌云太常先生官事閑時時寫竹三四竿就中一幅意
所到故使捲贈山人看山人書畫何曾識強向人前弄筆
墨此君更覺與相親筆下無神摹不得長身耿耿霜枝垂
蒼龍倒影雲裏迷玉簫無聲佩環冷彷彿瑤臺月夜歸黃
金錯刀交屈鐵石土珊瑚寶釵折不知何處起秋聲滿地
清陰落蒼臺古來誰爲竹馬真吳生墨妙乃其神朝川千
年草木死開元石刻爲世珍清貧太守胸千畝此竹此人
寧復有先生挹挾拍其肩高趙以來無此手古人乃見今
人中今人還有古人風經營慘淡出象外肯以形似求妍
工空齋四壁秋如水坐對恍然巖壑底天寒翠袖倚佳人

日落黃陵愁帝子瀟湘洞庭空復情此君與我俱忘形雪
霜凌兢不改操唯應歲晚事先上哀七美人云哀七美
人者采秦漢而下婦人所可哀者以賦也總之曰哀而有
美焉有刺焉所哀者七人而哀之之目有五焉一曰哀其
賢而失寵不怨不怒知以貞靜自守者漢成帝婕妤好班也
二曰哀其忠於所事能以死殉者項羽美虞石季倫妓梁
也三曰哀其無辜見虐死于淫刑者漢趙王母戚也四曰
哀其失身異域終不忘君者匈奴閼文王嬌也五曰哀其
貴而無德死不以良者陳後主妃麗華唐玄宗妃王環也
合而論之美莫美於班而刺莫刺於王環故以之始終焉
託風人之詞而寓善惡之實亦將以爲後鑒焉爾是作也
予與處敬唐君倡之而一時善鳴者莫不屬和蓋有得於

錦囊香奩之體者予既哀爲卷仍爲引之如此云
驚車停輪呼國色妾知君恩恩莫極春宮燕子尾涎涎飛向金
闈嚙瑤席妾身不如團扇羅南風若少西風多空教長信
宮中月夜夜照人雙翠蛾右非楚歌四面秋聲起美人如
花帳中死重瞳將軍蓋世雄淚流暗逐烏江水妾身妾身
賤如土八千健兒何足數空留恨血清平原碧草無風爲
誰舞右虞齊奴愛妾如愛花瓊樓十二神仙家時時吹笛
學鶯語珠簾翠幕停秋霞珊瑚聲中步帳冷一旦花飛不
留影錦雲倒壓玉丁東金谷無人呼夢醒右非未央宮深
天賜龍手上嬌兒赤龍種商於老仙歌紫芝羽翼那爲黃
鵠重宮中野雞啄人肉香魂一夜團中哭恨身不作朱虛
侯明日五王湏血族右戚却手爲琵琶翻手琵琶馬上風裂宮

中衣玉關將軍兵百萬恨君枉殺丹青師宮廬夢斷胡笳
曲淚眼朦朧漢宮燭荒丘遺恨草離離猶帶千年土花綠

右邪

步蓮香壓臨春閣玉樹歌殘金絡索諸家老虎太生

憚一夜庭花如雨落妾身好似君身重雙魂恨裂銀牀凍

不知秋雨洗燕支多情猶入迷樓夢右麗銀盆偷浴金蝦

蟬狂在野鹿啣宮花溫泉春透紅玉煖沉香小亭飛燕斜

嬾娥舞罷秋風起延秋門西月千里素練無情錦鞞寒不

恨將軍恨天子右王滌王溪上偶興云丹楓血染霜前樹回首

千山萬山暮水亭隱映隔江村茅屋幾家山下住長風吹

落松際雲笑倚青天數歸鷺漁歌樵唱下平蕪秋色茫茫

不知處陪周伯溫左丞春遊次韻云官河流水又春波

流盡興亡事幾何忍見義熙書甲子已聞聖德頌元和教

莖白髮非閑染一寸丹心未肯磨寂寞館娃宮畔月當年
曾照美人歌 題沈秋淵小瀛洲云羽人我夢仍丹立冷
風乃得小瀛洲蓬萊水清一萬里蟠桃子熟三千秋雷丁
未發著書闕海鶴屏知吹笛愁琅玕芝草如可撥汗漫有
意同遨遊○宋史藻仲平日讀書砥行耻為恒
人每以古賢哲自許右曾補

張宣幼以穎敏之質受父師之教潛心研覃旁搜博采羽
翼文定之學詳其簡而裨其遺標注於上間附已見以備
參考右薛陽周伯琦 江陰張君藻仲世春秋學切磋於當代名

公采三傳之要義據諸說之精華音義之未明者釋之議
論之未合者辨之標注音釋於胡傳之上以便觀覽意藻
仲之用心亦勤矣右曲阜魯淵 **青陽**藻仲以齒齒受業

父師之前輒能詩敏且奇若有相者人多異之以東阿之
幼穉比焉稍長通春秋學習舉子業竟棄去因壹志為詩
自前承平至于擾攘始終幾十年由江陰隨嚴君仕桐鄉
以至播越浙東西周旋二千里間凡感時觸事莫不形諸
賦詠蓋鬱於中者深則宣於言者長接於外者廣則慮乎
內者愈周而加熟焉右曲阜魯淵 予居無錫時
有言江陰張氏子藻仲七歲能詩書者心切喜之後十年
予居吳藻仲亦從其親來避兵因與往還日密不見其可
倦者吳為通邦儒先士大夫多所居莫不念其齒爵內其
交親爭欲致藻仲門下而有不屑也右向吳 **張宣**即父集
云藻仲工詩文善篆隸行草僑居吳城十年不以世務經
懷獨汲汲於師友治如也因觀其所為詩數十篇雖遇亂

世窮途艱險萬狀而不為調哀節越之音是可尚已嶺

妙年而才氣若此寧不令人健美耶右嘉陵湯基

歌音聞汝祖東吳精醉傳草聖醒而驚女今能飲不滿贈張官草書

逸氣欲與相崢嶸高堂把筆若把槊長綃一拂悲風生八

垂大澤雷雨過響破巨峽波濤傾颺颺遊絲骨晴晝落

萬斗回寒更飲猿連聲深澗絕飢鶻候翅荒烟橫自言醉

裏觀萬物故能變化窮其情嗟余少不好劍舞學其晚方

從父兄終焉懶惰不得就塵滿硯田常廢耕覽時撫事每

有感胸次肆矧何由平空齋往往出恠語吟聲相應飢腸

鳴篇成請君為我寫墨瀟灑壁從奔崩是時黃云閉感

返照忽出寒江明手隨意到不留阻正似笑騎陰山行

敏不聞戈甲響一夜下盡名王城安得師行亦如此頃刻

坐見乾坤清嗚呼作歌聊贈汝愈使泥淡沾衣纓右吳郡

卞榮里人薛章憲撰墓志云字華伯晚號蘭堂中正

統已丑進士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即中能為

古歌詩客京師祿舍卷冊填委几上每公退食輒磨墨泚

筆頃刻就數十篇初若不經意而人或抵死所不能道也

嘗奉命檢校戎馬南畿監稅河西務幹辦金沙洲公

事所至皆能其官驅馳中外二十年稍以鞅掌為煩輒謝

告歸居陶城私第益取古人書讀之益肆力為文章汪洋

博蓄隱然名動吳越間尋常乘款段入城城中好事人爭

先迎致又爭先來乞詩戶外之屨常滿公口占手綴盡日

不得休無於容斲色下至馬醫走卒咸知羨慕究轉得之

則持以誇人蓋自大江以南南抵越北抵吳無一人不知
公名無一家不著公篇什或者厲書公詩待以售人輒得
錢縉紳之東西往來是邦者無晝夜叩門請而富人大賈
捐重貨購求所得遂不貲善飲酒人或為廣筵招之不可
得遇知已輒不待招逕造家索飲談笑抵掌婆娑終日或
至夜分達旦未嘗以醉辭人亦未嘗見其號呶傾側也蓋
曠達如此蚤歲治業甚專雖行脚偃溲亦時時聞吾伊聲
得好語輒踞小冊上年已就衰其勤猶爾鬚冠已仕未老
光歸逍遙徜徉殆三十年將得之人與得之天歎 志錄
親益小像贊一首 親女遊廣福寺詩一首 見僧寺

列女

南唐何氏

語在壇祠

宋謝氏

宋志云江陰縣

丁思妻謝氏擗登聞鼓乞割田廿頃宅一區為義莊義宅以供祠祭以贍子孫從長

管當不許改易元祐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有旨從之部符
藏于家越十有三年有孫彬乙科擢第甫七年恩逮其親
三入為郎外秉麾節臘章累黃立隴天道亦孔炤矣後有
專其利者舉族籲不平太守頽耆仲糾之以不睦不恤之
刑謝氏之澤可元秦筆妻 王逢秦筆妻詩序云筆子
以流傳無窮矣 里人也乙未亂挈妻依同

郡朱判官瑀居吳中筆病卒貧無以斂朱為具棺衾且思
所以卹養其妻其妻覺泣謝曰良人筆生以藝游搢紳間

詩書禮義之教妾亦與聞之矣妾以未亡存有累于鄉長者
者在長者義妾其於義何未加慰之夜漏半哭益哀遂自
經筆死所

朱合葬焉

費氏

陳志云名元琇知事朱道存之妻都漕
萬戶雄之女也至正丙申江陰亂元琇

依其父避兵松之上海未幾上海陷苗軍入境大掠元琇
驚遽出卧内亂軍手刃以入將犯之元琇投簪珥與免後
至益衆無以應驅迫就道元琇攀堂楹怒罵遂遇害不入
楹木手指皆裂里人王逢嘗爲辭哀之○**家音**青着花
白蒲水黃雲日豔慄風悲涼停轡西向三酌觴旂旌葆
來混茫若有人兮凜如霜星流電馳惟可望微言風習大
洞章功成拔宅居帝鄉鵲河蟾窟肆翱翔吹援北斗挹酒
漿帝曰欽哉無太康下爲濁世扶綱常進規退矩禮自防

欽荆裾布即孟光尊姑養之植德堂

林砥堂階珠樹

步明璫蒼佩森琳琅搗鍾考鼓樂未央楚氛漫天耀天狼

飄然歸寧父母傍正坐漆室憂葵傷官兵寇戎加劍鋒吳
天倚杆海變桑身有滅血無回腸稽首再拜淚雨滂報焉

直上聽鸞

皇台元

趙氏女

姊妹皆有殊色由里山民趙一女
也至正壬辰廣德寇標郡縣其姊

抗節自經越三年乙未四方兵越

志以王逢

度不免亦赴水死

節更定之○

將鯉

山石高孱類將鯉溪水清回潄

中有莪莪青結髮望如春雲不可攀壬辰仲冬寇蜂起乳
臭將軍先披靡民人顛連社稷圯我固當爲貞白鬼後來

小妹復被驅亦葬魚腹全其軀山高水清幾千載虹月夜
貫雙驪珠夜深鮫宮屏機杆風吹草寒鶴屨語何由生長

江沱間及見王睢鼓衣羽頽回亮天行化日
女子有家男有室地下甘心燈似漆右元

吳氏君山社友

開之妻也

曹氏陳氏吳氏

王逢作三貞篇寄納麟吟
刺叅政幕下僚友其辭曰

西女陳氏顏色絕勝玉阿耶燈窓下古傳常暗讀義須
嫁官人麻桌心所足兵麾忽東指烽火蔓平陸魚驚遭顛
連雞狗同迫逐楔猢猻其口反噬机上肉母子泣相誓寧
死不汝辱春輝照門楣寒日照鬼錄皇天實鑒臨家廟為
慘肅自註云陳氏母曹氏直諱確七世孫女聖婦自註云惠婦吳俱里人亦在難自判
受命獨臂血濺賊椎賊歎為歛縮差差白刃間倖筭驚耳
日荒野雲雪暮緬想會深竹水流風悲鳴星迸萬羽錄回
首陷沒地何限委溝瀆大叅行當來郵具簡橫前湖石

世祠自註云此昭五代明女徵車服從以雙素為配享嘍

敢蹟孤蓬任深轉餘齒寄草木倡茲三貞篇庶用矯浮俗

按途作此詩失不叙述其詳不可考識今以辭意及其自
注數語惟之當是有隱患者其妻曹氏與六婦吳氏
俱歿抗節死欲上之表妻曹氏為之報祀以繼前賢
之烈此作詩與樂政幕僚使之達知也但謂之不與則家
又似止有二貞并前潮亦為三貞曹氏之變則家
修謂之不可謂吳氏不與則曹氏之變則家
死曹陳之傷者雖不死亦不失為貞無始存其疑更

之究

國朝趙氏

名淑恩元上海簿夏師顏之妻

程氏

名承貞千戶陳存信之

妻年十九存信戰死

陸氏

名妙貞邵福一

張氏徐

二之妻志
不著年名

丘氏

名淨貞吳士振之妻年二十一寡

張氏

名靖陳忠妻年未三十而

寡

陳氏 名妙貞花叔芳妻年二十二寡

周氏

吳氏

吳宗傑宗道宗

善兄弟妻也周年二十二朱年二十七花年二十五其夫俱以行役相繼死殊方三婦俱不貳嫁後皆年八十餘卒

二十

蔣氏 名妙清刑部主事李貞妻年二十二貞卒官

李氏

名端字淑正淑恩孫夏公表妻也年

二十

包氏 何起潛妻二十四寡無子以夫之族姪繼為嗣繼又沒乃以所生女贅婿陶寔主祀事

二十

瞿氏 名妙莊士人何崇常妻二十寡

吳氏

名正字允端趙樁妻二十一寡

薛氏

言之妻年二十
四維言客死

張氏

黃迪妻年一十九寡

錢氏

單人沈照妻年一十

九

徐氏 葛晟妻年二十七寡

錢氏

周惟聲妻年二十七寡

周氏

二十三寡

夏氏

王克謀妻年二十八寡

陳氏

屈遂良妻年二十三寡○已

二十三人皆奉 詔旌表門閭按舊志諸條各有婦人陳述禮義矢心誓節之辭類皆偽為今悉不取蓋其秉彜之懿天質之美自有執志不渝篤蹈烈矩者非必盡闡詩書善辭命也卓卓一節儘足以照映來世君子有取取此而已何用是贅

已何用是贅

沈蛇足為哉

徐氏 進士陸呂妻年二十二寡壽八十五

吳氏

張衢妻年二十六道

衝踰年而徯
卒壽七十六

吳氏

黃暉妻年二十一寡姑老子孩養
姑至九十六壽六十七○已上二

人生員張簡等所薦達或曰是未嘗被典禮也曰典禮有
無視有司達過有司達過視力厚薄說茶茹藿雖截鼻解
腕不足以望蔡琰之末光列鼎累襖雖舍飴弄孫直可以
批共姜於下陳徐氏等力不力不可知然均之輿論之所
歸也苟之者吾不敢異無之者吾不敢遺
謹依故事叙次如右備後君子覽觀焉

流寓唐

薄氏

江陰尉鄒待徵妻武康尉自牧之女也江左亂
待徵解印窳匪薄為盜所驅將辱之乃密以其

夫官告託村媪付待徵遂死李華為作哀節婦詞○宋志
引唐李華集云武康尉薄自牧嘗謂余曰僕有賢女適二

陰尉鄒待徵亦良士僕先老矣鄒子孤立時無古人誰復
知之余常記其言及江左之亂待徵解印窳匿其妻為盜
所驅將辱之妻密以待徵官告託村媪尋待徵付焉而後
就死嗚呼自喪亂以來士女以貞烈斃蹈者衆矣余不盡
知薄氏者與其父遊聞其聲義動江南又焉得不賦今曰
哀節婦 昔歲隋盜並起橫行海浙江陰萬戶化為鮮血
無石不焚無玉不折義薄媿烟然名節自牧之子鄒徵
之妻玉德蘭姁女之英芳鄒也避禍伏于榛莽媿如之負
執為囚虜匍匐泥沙極百二無睹出授官之告託番白之媿
嫁感夫人爰達鄒君兵解求屍在於江濱宸風起為連波
痛氣結為孤雲危鴈為之哀鳴日月為之蒙昏端標移景
而活直勁芳貞霜而猶存知子莫若父誠哉長者之言

江陰縣志卷第八